

益蜀入

部都
蜀

談雜

資鈔記







入 蜀 記

陸 游 撰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種二他其及記蜀入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大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
選寶顏堂祕笈及知不
足齋叢書皆收有此書
知不足齋本最佳故據
以排印

入蜀記卷第一

宋 山陰陸 游務觀撰

乾道五年十二月六日。得報。差通判夔州。方久病。未堪遠役。謀以夏初離鄉里。

六年閏五月十八日。晚行。夜至法雲寺。兄弟餞別。五鼓始決去。

十九日。黎明。至柯橋館。見送客。已時至錢清。食亭中。涼爽如秋。與諸子及送客步過浮橋。橋堅好。非昔比。亭亦華潔。皆史丞相所建也。申後至蕭山縣。憩夢筆驛。驛在覺苑寺旁。世傳寺乃江文通舊居也。有大碑。葉道卿文。寺頌及佛殿榜。皆沈睿達所書。有碑亦睿達書。尤精古。又有毗陵人戚舜臣所畫水。蓋佛後座大壁也。卒然見之。覺濤瀾洶湧可駭。前輩或謂之死水過矣。縣丞權縣事紀旬尉曾槃來。曾原伯逢招飲於其子槃。廨中二鼓歸。原伯復來。共坐驛門。月如晝。極涼。四鼓解舟。行至西興鎮。

二十日。黎明渡江。江平無波。少休仙林寺。寺僧爲開館。設湯飲。遂買小舟出北關。登漕司所假舟於紅亭。稅務之西。夜無蚊。

二十一日。省三兄。

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皆留兄家。

二十五日晚。葉夢錫侍郎衡招飲。案間設礬山數盆。望之如雪。

二十六日晚。芮國器司葉擘招飲。同集仲高兄詹道子大著亢宗。張叔潛編修淵。坐中國器云。頃在廣東作漕。有提舉茶鹽石端義者。性殘忍。每捕官吏繫獄。輒以石鹽木枷枷之。蓋木之至堅重者。每曰。木名石鹽。天生此爲我用也。其後石坐罪。竟荷校云。

二十七日。

二十八日。同仲高出闌門。買小舟泛西湖。至長橋寺。予不至。臨安八年矣。湖上園苑竹樹皆老蒼。高柳造天。僧寺益葺。而舊交多已散去。或貴不復相通。爲之絕歎。

二十九日。沈持要檢正樞招飲。邂逅趙德莊少卿彥端。晚出湧金門。並湖繞城。至舟中。

三十日。

六月一日早。移舟出閘。幾盡一日。始能出三閘。船舫櫛比。熱甚。午後小雨。熱不解。泊糴場前。

二日。禺中解舟。鄉僕來言。鄉中閔雨。村落家家車水。比連三年頗稔。今春父老言。占歲可憂。不知終何如也。過赤岸班荆館。小休前亭。班荆者。北使宿頓及賜燕之地。距臨安三十六里。晚急雨。頗涼。宿臨平。臨平者。太師蔡京葬其父準於此。以錢塘江爲水。會稽山爲案。山形如駱駝。葬於駝之耳。而築塔於駝之峯。蓋葬師云。駝負重則行遠也。然東坡先生樂府固已云。誰似臨平山上塔。亭亭迎客西來送客行。則臨平有塔亦久矣。當是蔡氏葬後。增築或遷之耳。京賁太子少保制云。託祝聖而飾臨平之山是也。夜半解舟。

三日。黎明。至長河堰。亦小市也。魚蟹甚富。午後。至秀州崇德縣。縣令右從政郎吳道夫。丞右承直郎李植。

監秀州都稅務右從政郎章湜來。舊聞戴子微云。崇德有市人吳隱。忽棄家寓旅邸。終日默坐一室。室中惟一臥榻。客至共坐榻上。或載酒過之。亦不拒。清談竟日。隱初不學問。至是問與人言易數。皆造精微。亦能先知人吉凶壽夭。見者莫能測也。因見吳令問之。云皆信然。今徙居村落間矣。是晚行十八里。宿石門。火雲如山。明日之熱可知也。

四日熱甚。午後始稍有風。晚泊本覺寺前。寺故神霄宮也。廢於兵火。建炎後再修。今猶甚草創。寺西廡有蓮池十餘畝。飛橋小亭。頗華潔。池中龜無數。聞人聲皆集。駢首仰視。兒曹驚之不去。亭中有小碑。乃郭功甫元祐中所作。醉翁操。後自跋云。見子瞻所作未工。故賦之。亦可異也。

五日早抵秀州。見通判權郡事右通直郎朱自求。員外通判右承事郎直祕閣趙師夔。方務德侍郎滋。務德留飯。飯罷還舟。小憩極熱。謁樊自強主管。樊自牧教授。廣印皆茂實。吏部子。聞人伯卿教授。阜民茂德。刪定子。二樊居城外。居第頗壯。茂實晚歲所築。尙未成也。隔水有小園。竹樹脩茂。荷池渺瀰。可喜。池上有堂。曰讀書堂。遊寶

華尼寺。拜宣公祠堂。有碑毀壞。磨滅之餘。時時可讀。蘇州刺史于頔書。大略言祕書監陸公齊望始作尼寺於此。其後灞滄澄兄弟又新之。後又有賢妹字意者。陸氏嘗有女子爲尼云。然不言宣公所以有祠者。家譜遺類此證誤。諱灞者則宣公之父也。老尼妙濟。大師法淳。及其弟子居白留啜茶。且言方新祠堂也。移舟北門宣化亭。晚復

過務德飯。

六日右奉議郎新通判荆南呂援來。援字彥能。進士聞人綱來。綱字伯紀。方務德館客。自言識毛德昭。德

昭名文。衢州江山縣人。居於秀。予兒時從之甚久。德昭極苦學。中年不幸病盲而卒。無子。綱言其盲後。猶終日危坐。默誦六經。至數千言不已。可哀也。赴郡集於倅廨中。坐花月亭。有小碑。乃張先子野雲破月來花弄影樂章。云得句於此亭也。晚赴方夷吾導之集於陳大光縣丞家。二樊呂倅皆在。大光字子充。瑩中諫議孫。居第潔雅。末利花盛開。

七日早。徧辭諸人。赴方務德素飯。晚移舟出城。泊禾興館前。館亦頗闊壯。終日大雨不止。招姜醫視家人及綯。

八日雨霽。極涼如深秋。遇順風。舟人始張帆。過合路。居人繁夥。賣鮓者尤衆。道旁多軍中牧馬。運河水泛。溢高於近村地。至數尺。兩岸皆車出積水。婦人兒童。竭作。亦或用牛。婦人足踏水車。手猶績麻。不置。過平望。遇大雨暴風。舟中盡溼。少頃。霽止。宿八測。聞行舟有覆溺者。小舟叩舷賣魚。頗賤。蚊如蠶。蠶可畏。

九日晴而風。舟人懲昨夕狼狽。不敢解舟。日高方行。自至崇德。行大澤中。至此始望見震澤。遠山。午間至吳江縣。渡松江。風極靜。擢菴竹樹益茂。而主人死矣。知縣右承議郎管銑。尉右迪功郎周郊來縣治。有石刻曾文清公漁具圖詩。前知縣事柳禮所刻也。漁具比松陵倡和集所載。又增十事。云託周尉招醫鄭端誠。爲統綯。脰脈皆病暑也。市中賣魚鮓。頗珍。晚解舟中流。回望長橋層塔。煙波渺然。真若圖畫。宿尹橋。登橋觀月。

十日至平江。以疾不入。沿城過盤門。望武邱樓塔。正如吾鄉寶林。爲之慨然。宿楓橋寺前。唐人所謂半夜

鐘聲到客船者。

十一日五更發楓橋。曉過澚墅。居人極多。至望亭小憩。自是夾河皆長岡高壟。多陸種菽粟。或灌木叢篠。氣象窘隘。非楓橋以東比也。近無錫縣。始稍平曠。夜泊縣驛。近邑有錫山。出錫。漢末讖記云。有錫天下兵。無錫天下清。有錫天下爭。無錫天下寧。至今錫見輒拵之。莫敢取者。

十二日早。謁喻子材郎中樞。子材來謝。以兩夫荷轎。不持胡牀。手自授謁云。知縣右奉議郎吳澧來。晚行。夜四鼓。至常州城外。

十三日早。入常州。泊荆谿館。夜月如晝。與家人步月驛外。綯始小愈。

十四日早。見知州右朝奉大夫李安國。通判右朝奉郎蔣誼。員外倅左朝散郎張堅。堅。文定公綱之子。教授左文林郎陳伯達。員外教授左從政郎沈瀛。司戶右從政郎許伯虎來。伯達字兼善。瀛字子壽。皆未識。子壽仍出近文一卷。伯虎字子威。余兒時筆硯之舊也。至東嶽廟觀古檜。數百年物也。又小憩崇勝寺納涼。遂解舟。甲夜過犇牛閘。宋明帝遣沈懷明擊孔凱。至犇牛築壘。卽此也。閘水湍激。有聲甚壯。遂抵呂城閘。自宋祖以來。天下置堰軍止四處。而呂城及京口二閘在焉。

十五日早。過呂城閘。始見獨轅小車。過陵口。見大石獸偃仆道旁。已殘缺。蓋南朝陵墓。齊明帝時。王敬則反。至陵口。慟哭而過是也。余頃嘗至宋文帝陵。道路猶極廣。石柱承露盤及麒麟辟邪之類。皆在。柱上刻太祖文皇帝之神道八字。又至梁文帝陵。文帝。武帝父也。亦有二辟邪尙存。其一爲藤蔓所纏。若繫縛者。

然陵已不可識矣。其旁有皇業寺。蓋史所謂皇基寺也。疑避唐諱所改。二陵皆在丹陽。距縣三十餘里。郡士蔣元龍子雲謂予曰。毛達可作守時。有賣黃金石榴來禽者。疑其盜捕得之。果發梁陵所得。夜抵丹陽。古所謂曲阿。或曰雲陽。謝康樂詩云。朝日發雲陽。落日到朱方。蓋謂此也。

十六日早發雲陽。汲玉乳井水。井在道旁。觀音寺。名列水品。色類牛乳。甘冷熨齒。井額陳文忠公所作。堆玉八分也。寺前又有練光亭。下闕練湖。亦佳境。距官道甚近。然過客罕至。是日見夜合花方開。故山開過。已月餘。氣候不齊如此。過夾岡有二石人。植立岡上。俗謂之石翁石媪。其實亦古陵墓前物。自京口抵錢塘。梁陳以前不通漕。至隋煬帝始鑿渠八百里。皆闊十丈。夾岡如連山。蓋當時所積之土。朝廷所以能駐蹕錢塘。以有此渠耳。汴與此渠。皆假手隋氏。而爲吾宋之利。豈亦有數邪。過新豐。小憩。李太白詩云。南國新豐酒。東山小妓歌。又唐人詩云。再入新豐市。猶聞舊酒香。皆謂此。非長安之新豐也。然長安之新豐。亦有名酒。見王摩詰詩。至今居民市肆頗盛。夜抵鎮江城外。是日立秋。

十七日。平旦入鎮江。泊船西驛。見知府右朝散郎直祕閣蔡洸子平。都統慶遠軍節度使成閔。通判右朝奉大夫章汝。右朝奉郎陶之眞。府學教授左文林郎熊克。總領司幹辦公事右承奉郎史彌正。端叔。十八日。右奉議郎簽書節度判官廳公事葛郇。觀察推官右文林郎徐務滋。司戶參軍左迪功郎楊沖。焦山長老定圓。甘露長老化昭來。

十九日。金山長老寶印來。字坦叔。嘉州人。言自峽州以西。灘不可勝計。白傅詩所謂白狗到黃牛。灘如竹

節稠是也。赴蔡守飯於丹陽樓。熱特甚。堆冰滿坐。了無涼意。蔡自點茶。頗工。而茶殊下。同坐熊教授。建寧人。云建茶舊雜以米粉。復更以薯蕷。兩年來。又更以楮芽。與茶味頗相入。且多乳。惟過梅則無復氣味矣。非精識者。未易察也。申後。移舟出三閘。至潮閘而止。

二十日。遷入嘉州王山。義船。微雨。極涼。

二十一日。

二十二日。郡集衛公堂後圃。比舊唯增染香亭。飲半。登壽邱。普照寺終宴。壽邱者。宋高祖宅。有故井尚存。寺本名延慶。隆興中。復泗州。有普照寺僧奉僧伽像來歸。寓焉。因賜名普照寺。僑置僧伽道場。東望京山。連亘抱合。勢如繚牆。官寺樓觀如畫。西闕大江。氣象極雄偉也。

二十三日。至甘露寺。飯僧甘露。蓋北固山也。有狠石。世傳以爲漢昭烈吳大帝嘗據此石。共謀曹氏。石亡已久。寺僧輒取一石充數。遊客摩挲太息。僧及童子輩往往竊笑也。拜李文饒祠。登多景樓。樓亦非故趾。主僧化昭所築。下臨大江。淮南草木可數。登覽之勝。實過於舊。邂逅左迪功郎新太平州教授徐容。容字子公。泉州人。此山多峭崖如削。然皆土也。國史以爲石壁峭絕。誤矣。

二十四日。

二十五日早。以一豨壺酒。謁英靈助順王祠。所謂下元水府也。祠屬金山寺。寺常以二僧守之。無他祝史。然勝云。賽祭豬頭。例歸本廟。觀者無不笑。初。紹興末。元顏亮入寇。樞密葉公審言。督視大軍。守江。禱於水。

府祠請事平奏加帝號。既而不果。隆興中虜再入。有近臣申言之。議者謂四瀆止封王。水府不應在四瀆上。乃但加美稱而已。廟中遇武人王秀。自言博州人。年五十一。元顏亮寇邊時。自河朔從義軍。攻下大名。以待王師。既歸朝。不見錄。且自言孤遠。無路自通。歔歔不已。是晚欲出江。舟人辭以潮不應。遂宿江口。二十六日五鼓發船。是日舟人始伐鼓。遂遊金山。登玉鑑堂。妙高臺。皆窮極壯麗。非昔比。玉鑑蓋取蘇儀甫詩云。僧於玉鑑光中坐。客蹋金鼈背上行。儀甫果終於翰苑。當時以爲詩識。新作寺門亦甚雄。翟者年伯壽篆額。然門乃不可泊舟。凡至寺中者。皆由雄跨閣。長老寶印言。舊額仁宗皇帝御飛白。張之。則風波洶湧。蛟鼈出沒。遂藏之寺閣。今不復存矣。印住山近十年。興造皆其力。寺有兩塔。本曾子宣丞相用西府俸所建。以薦其先者。政和中寺爲神霄宮。道士乃去塔上相輪而屋之。謂之鬱羅霄臺。至是五十餘年。印始復爲塔。且增飾之。工尙未畢。山絕頂有吞海亭。取氣吞巨海之意。登望尤勝。每北使來聘。例延至此亭。烹茶。金山與焦山相望。皆名藍。每爭雄長。焦山舊有吸江亭。最爲佳處。故此名吞海以勝之。可笑也。夜風水薄船。鞞鞞有聲。

二十七日留金山極涼冷。印老言蜀中梁山軍鷲鷲爲天下第一。

二十八日夙興。觀日出江中。天水皆赤。真偉觀也。因登雄跨閣。觀二島。左曰鶴山。舊傳有棲鶴。今無有。右曰雲根島。皆特起不附山。俗謂之郭璞墓。奉使金國起居郎范至能至山。遣人相招食於玉鑑堂。至能名成大。聖政所同官。相別八年。今借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侍讀。爲金國祈請使云。午間過瓜洲。江平。

如鏡。舟中望金山。樓觀重複。尤爲鉅麗。中流風雷大作。電影騰掣。正在江面去舟財丈餘。急繫纜。俄而開霽。遂至瓜洲。自到京口無蚊。是夜蚊多。始復設幃。

二十九日。泊瓜洲。天氣澄爽。南望京口。月觀甘露寺水府廟。皆至近。金山尤近。可辨人眉目也。然江不可橫絕。放舟稍西。乃能達。故渡者皆遲回久之。舟人以帆弊。往姑蘇買帆。是日方至。檣高五丈六尺。帆二十六幅。兩日間。閱往來渡者。無慮千人。大抵多軍人也。夜觀金山塔燈。

三十日。

入蜀記卷第二

七月一日。黎明。離瓜洲。便風挂颿。晚至真州。泊鑿遠亭。州本唐揚州揚子縣之白沙鎮。楊溥有淮南。徐溫自金陵來。覲溥於白沙。因改曰迎鑾鎮。或謂周世宗征淮時。諸將嘗於此迎謁。非也。國朝乾德中。升爲建安軍。祥符中。建玉清昭應宮。卽軍之西北小山。置冶鑄玉皇聖祖太祖太宗四聖像。旣成。遣丁謂。李宗諤爲迎奉使副。至京。車駕出迎。肆赦。建軍曰真州。而於故治築儀真觀。政和中。修九域圖志。又名曰儀真郡。舊以水陸之衝。爲發運使治所。今廢。

二日。見知州右朝奉郎王察。市邑官寺。比數年前頗盛。攜統遊東園。園在東門外里餘。自建炎兵火後。廢壞滌地。漕司租與民。歲入錢數千。昔之閎壯巨麗。復爲荆棘荒墟之地者四十餘年。乃更葺爲園。以記考之。惟清醴堂。拂雲亭。澄虛閣。蠡復其舊。與右之清池。北之高臺尙存。若所謂流水橫其前者。湮塞僅如一帶。而百畝之園。廢爲蔬畦者。尙過半也。可爲太息。登臺望下蜀諸山。平遠可愛。裴回久之。過報恩光孝寺。少留。辛巳之變。儀真焚蕩無餘。而此寺獨存。堂中僧百人。長老妙湍。常州人。

三日。右廸功郎監稅務聞人堯民來。堯民。茂德刪定之兄子。以恩科入官。北山永慶長老蘊常來郡。集於平易堂。徧遊澄瀾閣。快哉亭。遂至壯觀。以歸。壯觀舊有米元章所作賦石刻。今亡矣。初問王守儀真觀去城遠近。云在城南里許。方怪與國史異。旣歸。亟往遊。則信城南也。有老道士出迎。年七十餘。自言廬州人。

能述儀真本末云。舊觀實在城西北數里。小土山之麓。祥符所鑄。乃金銅像。并座高三丈。以黃麾全仗道門幢節迎赴京師。皆與國史合。故當時樂章曰。范金肖像。申嚴奉。宮館狀。翬飛。萬靈拱衛。瑞烟披。堤柳暎黃麾。道士又言。賜號瑞應福地。則史所不載也。今所謂儀真觀者。昔黃冠入城。休憩道院耳。晚大風。舟人增纜。

四日風便解纜。挂帆發真州。岸下舟相先後發者甚衆。烟帆映山。縹緲如畫。有頃風愈厲。舟行甚疾。過瓜步山。山蜿蜒蟠伏臨江。起小峯。頗巉峻。絕頂有元魏太武廟。廟前大木可三百年。一井已涸。傳以爲太武所鑿。不可知也。太武以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南侵至瓜步。建康戒嚴。太武鑿瓜步山爲蟠道。於其上設氈廬。大會羣臣。疑卽此地。王文公詩所謂叢祠瓜步認前朝是也。梅聖俞題廟云。魏武敗忘歸。孤軍駐山頂。按太武初未嘗敗。聖俞誤以佛狸爲曹瞞耳。山出瑪瑙石。多虎豹害人。往時大將劉寶。每募人捕虎於此。周世宗伐南唐。齊王景達自瓜步渡江。距六合二十里設柵。亦此地也。入夾行數里。沿岸園囿。疇衍沃。廬舍竹樹極盛。大抵多長蘆寺莊。出夾望長蘆。樓塔重複。自江淮兵火。官寺民廬。莫不殘壞。獨此寺之盛。不減承平。至今日常數百衆。江面渺瀰無際。殊可畏。李太白詩云。維舟至長蘆。目送烟雲高是也。晚泊竹篠港。有居民二十餘家。距金陵三十里。

五日大風將曉。覆袂衾。晨起淒然如暮秋。過龍灣。浪湧如山。望石頭山不甚高。無峭立江中。繚繞如垣牆。凡舟皆由此下。至建康。故江左有變。必先固守石頭。真控扼要地也。自新河入龍光門。城上舊有賞心亭。

白鷺亭在門右。近又創二水亭在門左。誠爲壯觀。然賞心爲二亭所蔽。頗失往日登望之勝。泊秦淮亭。說者以爲鍾阜艮山。得庚水爲宗廟水。秦鑿淮。本欲破金陵。王氣。然庚水反爲吉。天下事信非人力所能勝也。見留守右朝請大夫祕閣修撰唐瑑通判右朝散郎潘恕建康行宮在天津橋北。橋琢青石爲之。頗精緻。意其南唐之舊也。晚小雨。右文林郎監大軍倉王烜來。王言京口人用七月六日爲七夕。蓋南唐重七夕。而常以帝子鎮京口。六日輒先乞巧。翌旦馳入建康。赴內燕。故至今爲俗云。然太宗皇帝時嘗下詔禁以六日爲七夕。則是北俗亦如此。此說恐不然。

六日見左朝散大夫太府少卿總領兩淮財賦沈夏武泰軍節度使建康諸軍都統郭振右宣教郎知江寧縣何作善右文林郎觀察推官褚意來作善字百祥意字誠叔晚見秦伯和侍郎伯和名墳故相益公檜之孫延坐畫堂棟宇閎麗前臨大池池外卽御書閣蓋賜第也家人病創託何令招醫劉仲寶視脈七日早遊天慶觀在冶城山之麓地理家以爲此山脈絡自蔣山來不可知也吳晉間城壘大抵多因山爲之觀西有忠烈廟卞壺廟也以稽紹及壺二子眇盱配食紹死於惠帝時在壺前且非江左事而以配壺非也廟後叢木甚茂傳以爲壺墓墓東北又有亭頗疎豁曰忠孝亭亭本南唐忠貞亭後避諱改焉忠貞壺諡今日忠孝則并以其二子死父難也雲堂道士陳德新字可久姑蘇人頗開敏相從登覽久之遂出西門遊清涼廣慧寺寺距城里餘據石頭城下臨大江南直牛頭山氣象甚雄然壞於兵火舊有德慶堂在法堂前堂榜乃南唐後主撮襟書石刻尙存而堂徙於西偏矣又有祭悟空禪師文曰保大九年歲

次辛亥九月。皇帝以香茶乳藥之奠。致祭於右街清涼寺。悟空禪師。按南唐元宗。以癸卯歲嗣位。改元保大。當晉出帝之天福八年。至辛亥。實保大九年。當周太祖之廣順元年。則祭悟空者元宗也。建康志以爲後主。非是。長老寶餘。楚州人。留食。贈德慶堂榜墨本。食已。同登石頭。西望宣化渡。及歷陽諸山。眞形勝之地。若異時定都建康。則石頭當仍爲關要。或以爲今都城徙而南。石頭雖守無益。蓋未之思也。惟城旣南徙。秦淮乃橫貫城中。六朝立柵斷航之類。緩急不可復施。然大江天險。都城臨之。金湯之勢。比六朝爲勝。豈必依淮爲固邪。左迪功郎新湖州武康尉劉煒。右迪功郎監比較務李膺來煒。秦伯和館客也。言秦氏衰落可念。至屢典質。生產亦薄。問其歲入幾何。曰米十萬斛耳。

八日晨。至鍾山道林眞覺大師塔。焚香。塔在太平興國寺。上寶公所葬也。塔中金銅寶公像。有銘在其膺。蓋王文公守金陵時所作。僧言古像取入東都啓聖院。祖宗時每有祈禱。啓聖及此塔。皆設道場。考之信然。塔西南有小軒。曰木末。其下皆大松。髯甲夭矯如蛟龍。往往數百年物。木末蓋後人取王文公詩木末北山雲冉冉之句名之。建康志謂公自命此名。非也。塔後又有定林菴。舊聞先君言。李伯時畫文公像於菴之昭文齋壁。著帽束帶。神彩如生。文公沒。齋常扃閉。遇重客至。寺僧開戶。客忽見像。皆驚聳。覺生氣逼人。寫照之妙如此。今菴經火。尺椽無復存者。予乙酉秋。嘗雨中獨來遊。留字壁間。後人移刻崖石。讀之感歎。蓋已五六年矣。歸途過半山。少留。半山者王文公舊宅。所謂報寧禪院也。自城中上鍾山。此爲中途。故曰半山。殘毀尤甚。寺西有土山。今謂之培塿。亦後人取文公詩所謂溝西顧丁壯。擔土爲培塿名之也。寺

後又有謝安墩文公詩云。在冶城西北。卽此是也。

九日至保寧戒壇二寺。保寧有鳳皇臺。攬輝亭。臺有李太白詩云。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今已廢。爲大軍甲仗庫。惟亭因舊趾重築。亦頗宏壯。寺僧言。亭榜本朱希真隸書。已爲俗子易之。法堂後有片石。瑩潤如黑玉。乃宋子嵩詩題云。鳳臺山亭子。陳獻司空。鄉貢進士宋齊邱。司空者。徐知誥也。後改姓名曰李昇。是爲南唐烈祖。而齊邱爲大臣。後又有題字云。昇元三年。奉敕刻石。蓋烈祖既有國。追念君臣相遇之始。而表顯之。昇齊邱雖皆不足道。然當攘奪分裂橫潰之時。其君臣相遇。不如是。亦不能粗成其功業也。戒壇領曰崇勝戒壇寺。古謂之瓦棺寺。有閣。因岡阜。其高十丈。李太白所謂鍾山對北戶。淮水入南榮者。又橫江詞。一風三日吹倒山。白浪高於瓦棺閣是也。南唐後主時。朝廷遣武人魏丕來使。南唐意其不能文。卽宴於是閣。因求賦詩。丕攬筆成篇。末句云。莫教雷雨損基局。後主君臣皆失色。及唐主之亡。爲吳越兵所焚。國朝承平二百年。金陵爲大府。寺觀競以崇飾。土木爲事。然閣終不能復。紹興中有北僧來居。講惟識百法論。誓復興造。求偉材於江湖間。事垂集者屢矣。會建宮闕。有司往往輒取之。僧不以此動心。愈益經營。卒成廬舍。那閣平地高七丈。雄麗冠於江東。舊閣基相距無百步。今廢爲軍營。秦伯和遣醫柴安恭來視家人瘡。柴邢州龍岡人。晚褚誠叔來。誠叔嘗爲福州閩清尉。獲盜應格。當得京官。不忍以人死爲己利。辭不就。至今在選調。又有爲他邑尉者。亦獲盜。營賞甚力。卒得京官。將解去。入郡。過刑人處。輒掩目大呼。數日神志方定。後至他郡。見通衢有石幢。問此何爲。從者曰。法場也。亦大駭叫呼。幾墜車。自

此所至皆迂道以避刑人之地。人之不可有媿於心如此。移舟泊賞心亭下。秦伯和送藥。

十日早出建康城。至石頭。得便風張帆而行。然港淺而狹。行亦甚緩。宿大城岡。金陵岡隴重複。如梅嶺岡。

石子岡。余讀如。婆岡。尤其著者也。居民數十家。亦有店肆。

十一日早出夾行大江。過三山磯。烈洲。慈姥磯。采石鎮。泊太平州江口。謝玄暉登三山。還望京邑。李太白登三山望金陵。皆有詩。凡山臨江。皆曰磯。水湍急。篙工併力撐之。乃能上。然今年閏餘秋早。水落已數尺矣。則盛夏可知也。三山自石頭及鳳皇臺望之。杳杳有無中耳。及過其下。則距金陵財五十餘里。晉伐吳。王濬舟師過三山。王渾要濬議事。濬舉帆曰。風利不得泊。卽此地也。是日便風。擊鼓挂帆而行。有兩大舟東下者。阻風泊浦。瀨見之大怒。頓足詬罵不已。舟人不荅。但撫掌大笑。鳴鼓愈厲。作得意之狀。江行淹速常也。得風者矜。而阻風者怒。可謂兩失之矣。世事蓋多類此者。記之以寓一笑。烈洲在江中。上有小山曰烈山。草木極茂密。有神祠在山巔。慈姥磯。磯之尤巉絕峭立者。徐師川有慈姥磯詩。序云。磯與望夫石相望。正可爲的對。而詩人未嘗挂齒牙。故其詩云。離鸞只說閨中恨。舐犢誰知目下情。然梅聖俞護母喪歸宛陵。發長蘆江口詩云。南國山川都不改。傷心慈姥舊時磯。師川偶忘之耳。聖俞又有過慈姥磯下。及慈姥山石崖上竹鞭詩。皆極高奇。與此山稱采石一名牛渚。與和州對岸。江面比瓜洲爲狹。故隋韓擒虎平陳。及本朝曹彬下南唐。皆自此渡。然微風。輒浪作不可行。劉賓客云。蘆葦晚風起。秋江鱗甲生。王文公云。一風微吹萬舟阻。皆謂此磯也。磯卽南唐樊若冰獻策。作浮梁渡。王師處。初若冰不得志於李氏。詐祝髮。

爲僧。廬於采石山。鑿石爲竅。及建石浮圖。又月夜繫繩於浮圖。棹小舟急渡。引繩至江北。以度江面。既習。知不謬。卽亡走京師。上書。其後王師南渡。浮梁果不差尺寸。予按隋煬帝征遼。蓋嘗用此策。渡遼水。造三浮橋於西岸。旣成。引趨東岸。橋短丈餘。不合。隋兵赴水接戰。高麗槩岸上擊之。麥鐵杖戰死。始斂兵。引橋復就西岸。而更命何稠接橋。二日而成。遂棄以濟。然隋終不能平高麗。國朝遂下南唐者。實天意也。若冰何力之有。方若冰之北走也。江南皆知其獻南征之策。或請誅其母妻。李煜不敢。但羈置池州而已。其後若冰自陳母妻在江南。朝廷命煜護送。煜雖憤切。終不敢違。厚遺而遣之。然若冰所鑿石竅及石浮圖。皆不毀。王師卒用以繫浮梁。則李氏君臣之暗且怠。亦可知矣。雖微若冰。有不亡者乎。張文潛作平江南議。謂當縛若冰送李煜。使甘心焉。不然。正其叛主之舉而誅之。以示天下。豈不偉哉。文潛此說。實天下正論也。予自金陵得疾。是日方小愈。尙未能食。夜雨。

十二日早。移舟泛姑熟溪五里。泊閱武亭。初詢舟人云。江口泊船處。距城二十里。須步乃可入。及至閱武。乃止在城闌之外。徽猷閣直學士左朝請郎知州周元特操。聞予病。與醫郭師顯俱來視疾。自都下相別。迨今八年矣。太平州。本金陵之當塗縣。周世宗時。南唐玄宗失淮南。僑置和州於此。謂之新和州。改爲雄遠軍。國朝開寶八年。下江南。改爲平南軍。然獨領當塗一邑而已。太平興國二年。遂以爲州。且割蕪湖繁昌來屬。而治當塗。與興國軍同時建置。故分紀年以名之。

十三日。通判右朝請郎葉焚。員外通判左朝奉郎錢同仲。耕軍事判官左文林郎趙子覲。知當塗縣右通

直郎王權來。午後入州見元特呼郭醫就坐間爲予切脈。且議所用藥。州正據姑熟溪北。土人但謂之姑溪。水色正綠而澄澈如鏡。鱗鱗往來可數。溪南皆漁家。景物幽奇。兩浮橋悉在城外。其一通宣城。其一可至浙中。姑熟堂最號得溪山之勝。適有客寓家其間。故不得至。又有一酒樓登望尤佳。皆城之南也。往時溪流分一支貫城中。湮塞已久。近歲嘗浚治。然惟春夏之交暫通。今七月已絕流矣。李太白集有姑熟十詠。予族伯父彥遠嘗言東坡自黃州還。過當塗。讀之撫手大笑曰。賸物敗矣。豈有李白作此語者。郭功父爭以爲不然。東坡又笑曰。但恐是太白後身所作耳。功父甚愠。蓋功父少時詩句俊逸。前輩或許之。以爲太白後身。功父亦遂以自負。故東坡因是戲之。或曰。十詠及歸來乎。笑矣乎。僧伽歌。懷素草書歌。太白舊集本無之。宋次道再編時。貪多務得之過也。

十四日晚晴。開南窗觀溪山。溪中絕多魚。時裂水而躍出。斜日暎之。有如銀刀。垂釣挽罟者。彌望以故。價甚賤。僮使輩日皆饜飮。土人云。此溪水肥。宜魚及飲之。水味果甘。豈信以肥故多魚邪。溪東南數峯如黛。蓋青山也。

十五日早。州學教授左文林郎吳博古敏叔。員外教授左文林郎楊恂信伯來。飯已。遊黃山東嶽廟。廣福寺。遂登凌歊臺。嶽廟棟宇頗盛。本謂之黃山大監廟。大監者不知何神。蓋淫祠也。今旣爲嶽廟。而大監反寓食廡下。廣福本壽聖寺。以紹興壬午詔書改額。敗屋二十餘間。殘僧三四人。蕭然如古驛。主僧惠明。温州平陽人。凌歊臺。正如鳳皇。雨花之類。特因山巔名之。宋高祖所營。面勢虛曠。高出氛埃之表。南望青山。

龍山九井諸峯。如在几席。龍山卽孟嘉登高落帽處。九井山有桓玄僭位壇。稍西江中二小山相對。云東梁西梁也。北戶臨和州新城樓櫓。歷歷可辨。蓋自絕江至和州財十餘里。李太白有黃山凌歊臺送族弟泛舟赴華陰詩。卽此地也。臺後有一塔。塔之後又有亭。曰懷古云。余初至當塗。飲姑熟溪水。喜其甘滑。已而徧飲城中水。皆甘。蓋泉脈佳也。

十六日。郡集於道院。歷遊城上亭榭。有坐獻亭。頗宜登覽。城濠皆植荷花。是夜月白如晝。影入溪中。搖蕩如玉塔。始知東坡玉塔臥微瀾之句爲妙也。

入蜀記卷第三

十七日。郡集於青山李太白祠堂。二教授同集。祠在青山之西北。距山尙十五里。墓在祠後。有小岡阜起。伏蓋亦青山之別支也。祠莫知其始。有唐劉全白所作墓碣。及近歲張真甫舍人所作重修祠碑。太白烏巾白衣錦袍。又有道帽。鑿裘。侑食於側者。郭功甫也。早飯罷。遊青山。山南小市有謝玄暉故宅基。今爲湯氏所居。南望平塹極目。而環宅皆流泉奇石。青林文篠。真佳處也。遂由宅後登山。路極險巖。凡三四里。有兩道人持湯飲。迎勞於松石間。又里許。至一菴。老道人出迎。年七十餘。姓周。濰州人。居此山三十年。顛頰如丹。鬚髮無白者。又有李媪。八十矣。耳目聰明。談笑不衰。自言嘗得異人祕訣。菴前有小池。曰謝公池。水味甘冷。雖盛夏不竭。絕頂又有小亭。亦名謝公亭。下視四山。如蛟龍奔放。爭赴川谷。絕類吾鄉舜山。但舜山之巔。豐沃夷曠。無異平陸。此所不及也。亭北望正對歷陽。周生言。元顏亮入寇時。戰鼓之聲。震於山中。云。夜歸舟次。已一鼓盡矣。坐間信伯言。桓溫墓亦在近郊。有石獸石馬。製作精妙。又有碑。悉刻當時車馬衣冠之類。極可觀。恨不一到也。

十八日。小雨。解舟出姑熟溪。行江中。江溪相接。水清濁各不相亂。挽行夾中三十里。至大信口泊舟。蓋自此出大江。須風便乃可行。往往連日阻風。兩小山夾江。卽東梁西梁。一名天門山。李太白詩云。兩岸青山相對出。孤帆一片日邊來。王文公詩云。崔嵬天門山。江水遶其下。梅聖俞云。東梁如仰蠶。西梁如浮魚。徐

師川云。南人北人朝暮船。東梁西梁。今古山。皆得句於此也。水滸小兒賣菱芡蓮藕者甚衆。夜行堤上觀月。大信口。歐陽文忠公于役志謂之帶星口。未詳孰是。于役志蓋謾夷陵時所著也。

十九日。便風過大小楊山磯。奇石巉絕。漁人依石挽罾。宛如畫圖。間所見過梟磯。在大江中。聳拔特起。有道士結廬其上。政和中。賜名寧淵觀。舊說梟磯有梟。能害人。故得名。方郡縣奏乞觀額時。惡其名。因曰磯。在水中。水常沃石。故曰澆磯。今觀屋亦二十餘間。然止一人居之。相傳有二人。則其一輒死。故無敢往者。至蕪湖縣。泊舟吳波亭。知縣右通直郎呂昭問來。按漢丹陽郡有蕪湖縣。吳陸遜屯蕪湖。又杜預注春秋。楚子伐吳。克鳩茲。亦云在蕪湖。至東晉。乃改名于湖。不知所自。王敦反。屯于湖。今故城尙存。又有玩鞭亭。亦當時遺迹。唐溫飛卿有湖陰曲敘其事。近時張文潛以爲晉書所云帝至于湖。陰察營壘。當以于湖爲句。飛卿蓋誤讀也。作于湖曲以反之。劉夢得歷陽書事詩。敘道中事云。望夫人化石。夢帝日環營。蓋夢得自夔州移牧歷陽。過此邑也。邑人云。數年前。邑境有盜發大墓。棺槨已壞。得鏡及刀劍之屬甚衆。甃埭有大將軍墓四字。或疑爲敦墓云。

二十日。寧國太平縣主簿左迪功郎陳炳來見。泛小舟往謝之。則寓寧淵觀下院。以提刑司檄來督大禮錢帛。寧淵在梟磯。隔大江。故置下院於近邑。道流十餘。壇宇像設甚盛。有觀主何守誠者。今選居太一宮矣。炳字德先。婺州義烏人。自言其從姑得道。徽宗朝。賜號妙靜鍊師。結廬葛仙峯下。平生不火食。惟飲酒啗生果。爲人言禍福死生。無毫釐差。每風日清和時。輒掩關獨處。或於戶外竊聽之。但聞若二嬰兒聲。或

歌或笑。往往至中夜方止。莫有能測者。年九十。正旦。自言四月八日當遠行。果以是日坐逝。每爲德先言。汝有仙骨。當遇異人。後因得疾。委頓。有皖山徐先生來。餌以藥。卽日疾平。徐因留。教以絕粒訣。德先父母方望其成名。固不許。然自是絕滋味。日食淡湯餅及飯而已。如此者六年。益覺身輕。能日行二百里。會中第娶妻。復近葷血。徐遂告別。臨行。語德先曰。汝二紀後當復從我。究此事。德先送至谿上。方呼舟欲渡。徐褰裳疾行水上而去。呼之不復應。德先至今悵悵。有棄官入瀟皖之意。予遂遊東寺。登王敦城以歸。城並大江。氣象宏敞。邑出綠毛龜。就船賣者。不可勝數。將午。解舟過三山磯。磯上新作龍祠。有道人半醉立巖。峭絕處。下觀行舟。望之使人寒心。亦奇士也。江中江豚十數出沒。色或黑或黃。俄又有物長數尺。色正赤。類大蜈蚣。奮首逆水而上。激水高三二尺。殊可畏也。宿過道口。

二十一日。過繁昌縣。南唐所置。初隸宣城。及置太平州。復割隸焉。晚泊荻港。散步堤上。遊龍廟。有老道人守之。台州仙居縣人。自言居此十年。日伐薪二束。賣之以自給。雨雪。則從人乞。未嘗他營也。又至一菴。僧言隔港卽銅陵界。遠山嶄然。臨大江者。卽銅官山。太白所謂我愛銅官樂。千年未擬還是也。恨不一到。最後至鳳凰山。延禧觀。觀廢於兵燼者四十餘年。近方興葺。羽流五六人。觀主陳廷瑞。婺州義烏縣人。言此古青華觀也。有趙先生。荻港市中人。父賣茗。先生幻名王九。年十三。疾亟。父抱詣青華。願使入道。是夕。先生夢老人引之登高山。謂曰。我陰翁也。出柏枝啗之。及覺。遂不火食。後又夢前老人。教以天篆數百字。比覺。悉記不遺。太宗皇帝召見。度爲道士。賜冠簡。易名自然。給裝錢遣還。遂爲觀主。祥符間。再召至京師。賜

紫衣。改青華額曰延禧。先生懇求還山養母得歸。一日無疾而逝。門人葬之山中。行半途。棺忽大重不可舉。其母曰。吾兒必有異命發棺。果空無尸。惟劍履在耳。遂卽其處葬之。今冢猶在。謂之劍冢。自然。國史有傳。大概與廷瑞言頗合。惟劍冢一事無之。荻港蓋繁昌小墟市也。歸舟已夜矣。

二十二日。過大江。入丁家洲夾。復行大江。自離當塗。風日清美。波平如席。白雲青嶂。遠相映帶。終日如行圖畫。殊忘道途之勞也。過銅陵縣不入。晚泊水洪口。江湖間謂分流處爲洪。王文公詩云。東江木落水分洪是也。

二十三日。過陽山磯。始見九華山。九華本名九子。李太白爲易名。太白與劉夢得皆有詩。而劉至以爲可兼太華女兒之奇秀。南唐宋子嵩辭政柄。歸隱此山。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由是九華之名益盛。惟王文公詩云。盤根雖巨壯。其末乃修纖。最極形容之妙。大抵此山之奇。在修纖耳。然無含蓄敦大氣象。與廬阜天台異矣。岸傍荻花如雪。舊見天井長老彥威云。廬山老僧用此絮紙衣。威少時在惠日。亦爲之。佛燈珣禪師見而大噴云。汝少年輒求溫暖如此。豈有心學道邪。退而問兄弟。則堂中百人。有荻花衣者財三四。皆年七十餘矣。威愧恐。亟除去。泊梅根港。巨魚十數。色蒼白。大如黃犢。出沒水中。每出水輒激起。沸白成浪。真壯觀也。

二十四日。到池州。泊稅務亭子。州唐置。南唐嘗爲康化軍節度。今省。又嘗割青陽隸建康。今復故。惟所置銅陵東流二縣。及改秋浦爲貴池。今因之。蓋南唐都金陵。故當塗。蕪湖。銅陵。繁昌。廣德。青陽。並江寧。上元。

溧陽、溧水、句容、凡十一縣。皆隸畿內。今建康爲行都。而纔有江寧等五邑。有司所當議也。李太白往來江東。此州所賦尤多。如秋浦歌十七首。及九華山、清溪、白筴、陂、玉鏡潭諸詩是也。秋浦歌云。秋浦長似秋。蕭條使人愁。又曰。兩鬢入秋浦。一朝颯已衰。猿聲催白鬢。長短盡成絲。則池州之風物可見矣。然觀太白此歌。高妙乃爾。則知姑熟十詠。決爲贗作也。杜牧之池州諸詩。正爾。觀之亦清婉可愛。若與太白詩並讀。醇醜異味矣。初。王師平南唐。命曹彬分兵自荊州順流東下。以樊若冰爲鄉導。首克池州。然後能取蕪湖。當塗。駐軍采石。而浮橋成。則池州今實要地。不可不備也。

二十五日。見知州右朝議大夫直祕閣楊師中。通判右朝奉郎孫德芻。遊光孝寺。寺有西峯聖者所留鐵笛。聖者生當吳武王楊行密時。陽狂不羈。好吹笛。能役鬼神蛟龍。嘗寓池州乾明寺。乾明。卽光孝也。及去。留笛付主事僧。笛似銅鐵而非。色綠而瑩潤如綠玉。不知何物。僧懼爲好事者所奪。郡官求觀之。輒出一凡鐵笛充數。予偶與監寺僧有舊。獨得一見。有石刻沈敷達所作西峯銘。文辭古雅可愛。恨非其自書也。僧言貴池去城八十里。在秀山下。江之一支。別匯爲池。四隅皆因山石爲岸。產鯉魚。金鱗朱尾。味極美。本以此得貴池之名。秀山有梁昭明太子墓。拱木森然。今池州城西有神甚靈者。曰九郎。或云。九郎卽昭明。晚登弄水亭。杜牧之所賦詩也。亭殊不葺。然正對清溪齊山。景物絕佳。州雖瀕江。然據岡阜上。頗難得水。二十六日。解舟。過長風沙羅刹石。李太白江上贈寶長史詩云。萬里南遷夜郎國。三年歸及長風沙。梅聖俞送方進士遊廬山云。長風沙浪屋許大。羅刹石齒水下排。歷此二險。過湓浦。始見瀑布懸蒼崖。卽此地。

也。又太白長干行云。早晚下三巴。預將書報家。相迎不道遠。直到長風沙。蓋自金陵至此七百里。而室家來迎其夫。甚言其遠也。地屬舒州。舊最號湍險。仁廟時發運使周湛役三十萬夫。疏支流十里以避之。至今爲行舟之利。羅刹石在大江中。正如京口鵝峯而稍大。白石拱起。其上叢篠喬木。亦有小神祠。旛竿不知何神也。西望羣山靡迤。巖嶂深秀。宛如吾廬。南望鏡中諸山。爲之累歎。宿懷家泚。懷姓也。吳有尙書郎懷敘。見顧雍傳。

二十七日五鼓。大風自東北來。舟人不告。窳使風解船。過雁翅夾。有稅場。居民二百許家。岸下泊船甚衆。遂經皖口。至趙屯。未朝食。已行百五十里。而風益大。乃泊夾中。皖口卽王師破江南大將朱令贇水軍處。趙屯有戍兵。亦小市聚也。是日大風。至暮不止。登岸。行至夾口。觀江中驚濤駭浪。雖錢塘八月之潮。不過也。有一舟掀簸浪中。欲入夾者再三。不可得。幾覆溺矣。號呼求救。久方能入。北望正見皖山。太白江上望皖公山詩云。巉絕稱人意。巉絕二字。不刊之妙也。南唐元宗南遷豫章。舟中望皖山。愛之。謂左右曰。此青峭數峯何名。答曰。舒州皖山。時方新失淮南。伶人李家明侍側。獻詩曰。龍舟千里颺東風。漢武潯陽事正同。回首皖公山色好。日斜不到壽杯中。元宗爲悲憤歎歔。故王文公詩云。南狩皖山非故地。北師淮水失名王。計其處當去此不遠也。夜雨。

二十八日。過東流縣不入。自雷江口行大江。江南羣山。蒼翠萬疊。如列屏障。凡數十里不絕。自金陵以西北所未有也。是日便風張颿。舟行甚速。然江面浩渺。白浪如山。所窳二千斛舟。搖兀掀舞。纔如一葉。過獅子

磯一名佛指磯。蘇壁百尺。青林綠篠。倒生壁間。圖畫有所不及。猶恨舟行北岸。不得過其下。旁有數磯。亦奇峭。然皆非獅子比也。至馬當。所謂下元水府。山勢尤秀拔。正面山腳。直插大江。廟依峭崖。架空爲閣。登降者。皆自閣西崖腹。小石徑捫蘿側足而上。宛若登梯。飛臺曲檻。丹碧縹緲。江上神祠。惟此最佳。舟至石壁下。忽晝晦。風勢橫甚。舟人大恐失色。急下颿。趨小港。竭力牽挽。僅能入港。繫纜同泊者四五舟。皆來助牽。早間同行一舟。亦蜀舟也。忽有大魚正綠。腹下赤如丹。躍起桅旁。高二尺許。人皆異之。是晚果折檣破帆。幾不能全。亦可怪也。入夜風愈厲。增十餘纜。迨曉方少定。

二十九日。阻風馬當港中。風雨淒冷。初御袂衣。有小舟冒風濤來。賣薪菜豬肉。亦有賣野彘肉者。云獵蘆場中所得。飯已。登南岸。望馬當廟。北風吹人勁甚。至不能語。既暮。風少定。然怒濤未息。擊船終夜有聲。八月一日。過烽火磯。南朝自武昌至京口。列置烽燧。此山當是其一也。自舟中望山。突兀而已。及拋江過其下。嵌巖竇穴。怪奇萬狀。色澤瑩潤。亦與他石迥異。又有一石。不附山。傑然特起。高百餘尺。丹藤翠蔓。羅絡其上。如寶裝屏風。是日風靜。舟行頗遲。又秋深潦縮。故得盡見。杜老所謂。幸有舟楫遲。得盡所歷妙也。過澎浪磯。小孤山。二山東西相望。小孤屬舒州宿松縣。有戍兵。凡江中獨山。如金山。焦山。落星之類。皆名天下。然峭拔秀麗。皆不可與小孤比。自數十里外望之。碧峯巉然孤起。上干雲霄。已非他山可擬。愈近愈秀。冬夏晴雨。姿態萬變。信造化之尤物也。但祠宇極於荒殘。若稍飾以樓觀亭榭。與江山相發揮。自當高出金山之上矣。廟在山之西麓。額曰惠濟。神曰安濟夫人。紹興初。張魏公自湖湘還。嘗加營葺。有碑載其

事。又有別祠在澎浪磯。屬江州彭澤縣。三面臨江。倒影水中。亦占一山之勝。舟過磯。雖無風。亦浪湧。蓋以此得名也。昔人詩有舟中估客莫漫狂。小姑前年嫁彭郎之句。傳者因謂小孤廟有彭郎像。澎浪廟有小姑像。實不然也。晚泊沙夾。距小孤一里。微雨。復以小艇遊廟中。南望彭澤。都昌諸山。煙雨空濛。鷗鷺滅沒。極登臨之勝。徙倚久之而歸。方立廟門。有俊鶻搏水禽。掠江東南去。甚可壯也。廟祝云。山有棲鶻甚多。二日早。行未二十里。忽風雲騰湧。急繫纜。俄復開霽。遂行。泛彭蠡口。四望無際。乃知太白開帆入天鏡之句爲妙。始見廬山及大孤。大孤狀類西梁。雖不可擬小孤之秀麗。然小孤之旁。頗有沙洲葭葦。大孤則四際渺瀰。皆大江。望之如浮水面。亦一奇也。江自湖口分一支爲南江。蓋江西路也。江水渾濁。每汲用。皆以杏仁澄之。過夕乃可飲。南江則極清澈。合處如引繩。不相亂。晚抵江州。州治德化縣。卽唐之潯陽縣。柴桑栗里。皆其地也。南唐爲奉化軍節度。今爲定江軍。岸土赤而壁立。東坡先生所謂舟人指點岸如頰者也。泊湓浦。水亦甚清。不與江水亂。自七月二十六日至是。首尾財六日。其間一日阻風不行。實以四日半。泝流行七百里云。

三日。移泊琵琶亭。見知州左朝請郎周昇強仲。通判左朝散郎胡适。發運使戶部侍郎史正志。道發運司幹辦公事程坦。履道察推左文林郎蔡戡。定夫。始得夔州公移。

四日。遊天慶觀。李太白詩所謂潯陽紫極宮也。蘇黃詩刻皆不復存。太白詩有一石。亦近時俗書。見觀主李守智。問玉芝。亦不能答。觀皆古屋。初不更兵燹。而遺迹掃地。獨太清殿老君像。乃唐人所塑。特爲奇古。

真人女真仙官力士童子各二軀。又有唐明皇帝金銅像。衣冠如道士。而氣宇粹穆。有五十年安享太平富貴氣象。李守智者。潞州來安人。自言家故富饒。遇亂棄家爲道人。大將岳飛以度牒與之。始爲道士。至今畫岳氏父子事之。史志道招飲於發運廨中。登高遠亭。望廬山。天氣澄霽。諸峯盡見。志道出新鼓鑄鐵錢。

五日。郡集於庾樓。樓正對廬山之雙劍峯。北臨大江。氣象雄麗。自京口以西登覽之地多矣。無出庾樓右者。樓不甚高。而覺江山煙雲皆在几席間。真絕景也。庾亮嘗爲江荆豫州刺史。其實則治武昌。若武昌南樓名庾樓。猶有理。今江州治所在晉特柴桑縣之湓口關耳。此樓附會甚明。然白樂天詩固已云。潯陽欲到思無窮。庾亮樓南湓口東。則承誤亦久矣。張芸叟南遷錄云。庾亮鎮潯陽。經始此樓。其誤尤甚。

六日甲夜。有大燈毬數百。自湓浦蔽江而下。至江面廣處。分散漸遠。赫然如繁星麗天。土人云。此乃一家放五百椀。以禳災祈福。蓋江鄉舊俗云。

七日往廬山。小憩新橋市。蓋吳蜀大路。市肆壁間。多蜀人題名。並溪喬木。往往皆三二百年物。蓋山之麓也。自江州至太平興國宮三十里。此適當其半。是日車馬及徒行者。憧憧不絕。云上觀。蓋往太平宮焚香。自八月一日至七日乃已。謂之白蓮會。蓮社本遠法師遺迹。舊傳遠公嘗以一日借道流。故至今太平宮歲以爲常。東林寺亦自作會。然來者反不若太平之盛。亦可笑也。晚至清虛菴。菴在撥雲峯下。皇甫道人所居。皇甫名坦。嘉州人。出遊旁郡。獨見其弟子曹彌深。登紹興煥文閣。實藏光堯皇帝御書。又有神泉清

虛堂皆宸翰題榜。宿清虛西室。曹君置酒堂中。炙鹿肉甚珍。酒尤清醇。夜寒。可附火。

入蜀記卷第四

八日早。由山路至太平興國宮。門庭氣象極闊壯。正殿爲九天采訪使者像。袞冕如帝者。舒州瀟山靈仙觀。祀九天司命真君。而采訪使者爲之佐。故南唐名靈仙曰丹霞府。太平曰通玄府。崇奉有自來矣。至太宗皇帝時。嘗遣中使送泥金絳羅雲鶴帳。仍命三年一易。神宗皇帝時。又加封應元保運真君。及賜塗金殿額。兩壁圖十真人。本吳生筆。建炎中。李成何世清二盜。以廬山爲巢。宮屋焚蕩無餘。先是山中有太一宮。摹吳筆於殿廡。及太平再興。復摹取太一本。所託非善工。無復髣髴。憩於雲無心堂。蓋冷翠亭故趾也。溪聲如大風雨至。使人毛骨寒慄。一宮之最勝處也。采訪殿前有鐘樓。高十許丈。三層。累礫所成。不用一木。而欄楯翬飛。雖木工之良者。不能加也。但鐘爲塼所揜蔽。聲不甚揚。亦是一病。觀主胡思齊云。此一樓爲費三萬緡。鐘重二萬四千餘斤。又有經藏亦佳。扁曰雲章瓊室。太平規模。大概類南昌之玉隆。然玉隆不經焚。尙有古趣爲勝也。遂至東林太平興龍寺。寺正對香爐峯。峯分一支東行。自北而西。環合四抱。有如城郭。東林在其中。相地者謂之倒挂龍格。寺門外虎溪。本小澗。比年甃以塼。但若一溝。無復古趣。予勸其主僧法才去塼。使少近自然。不知能用吾言否。食已。袁觀音泉啜茶。登華嚴羅漢閣。閣與盧舍閣鐘樓鼎峙。皆極天下之壯麗。雖閩浙名藍。所不能逮。遂至上方五杉閣舍利塔白公草堂。上方者。自寺後支徑穿松陰。躡石磴而上。方不甚高。五杉閣前。舊有老杉五本。傳以爲晉時物。白傳所謂大十尺圍者。今又數

百年其老可知矣。近歲主僧了然輒伐去。殊可惜也。塔中作如來示寂像。本宋佛馱跋陀尊者。自西域持舍利五粒來葬於此草堂。以白公記考之。略是故處。三間兩注。亦如記所云。其他如瀑水蓮池。亦皆在高風逸韻。尙可想見。白公嘗以文集留草堂。後屢亡逸。真宗皇帝嘗令崇文院寫校。包以斑竹帙。送寺。建炎中。又壞於兵。今獨有姑蘇版本一帙。備故事耳。草堂之旁。又有一故趾。云是王子醇樞密菴基。蓋東林爲禪苑。始於王公。而照覺禪師常總實第一祖。總公有塑像。嚴重英特人也。宿東林。

九日。至晉慧遠法師祠堂。及神運殿焚香。憩官廳堂中。有耶舍尊者劉遺民等十八人像。謂之十八賢。遠公之側。又有一人執軍持侍立。謂之辟蛇童子。傳云東林故多蛇。此童子盡拾取。投之蘄州。神運殿本龍潭。深不可測。一夕鬼神塞之。且運良材以作此殿。皆不知實否也。然神運殿三字。唐相裴休書。則此說亦久矣。官廳重堂。邃廡廢備。設壁間有張文潛題詩。寺極大。連日遊歷。猶不能徧。唐碑亦甚多。惟顏魯公題名。最爲時所傳。又有聰明泉。在方丈之西。卓錫泉在遠公祠堂後。皆久廢不汲。不可食。爲之太息。食已。遊西林乾明寺。西林在東林之西。二林之間。有小市曰雁門市。傳者以爲遠公雁門人。老而懷故鄉。遂髣髴雁門邑里。作此市。漢作新豐之比也。西林本晉江州刺史陶範捨地建寺。紹興十五六年間。方爲禪居。褊小。非東林比。又絕弊壞。主僧仁聰。閩人。方漸興葺。然流泉泠泠。環遶庭際。殊有野趣。正殿釋迦像。著寶冠。他處未見。僧云。唐塑也。殿側有慧永法師祠堂。永公蓋遠公之兄。像下一虎偃伏。又有一居士立侍。不知何人。方丈後有塔。不甚高。制度古朴。予登二級而止。東廂有小閣。曰待賢。蓋往時館客之地。今亦頽

弊東西林寺舊額。皆牛奇章八分書。筆力極渾厚。西林亦有顏魯公題名。書家以爲二林題名。顏書之冠冕也。舊聞廬山天池塔初成。有僧施經二匣。未幾塔震一角。經亦失所在。是日因登望以問僧。僧云。誠然。或謂經乃刺血書。故致此異。又云。今年天池火。尺椽不遺。蓋旁焚火所及也。晚復取太平宮路還江州。小憩於新亭。距州二十五里。過董真人煉丹井。汲飲。味亦佳。董真人者。奉也。

十日。史志道餉谷簾水數器。真絕品也。甘腴清冷。具備衆美。前輩或斥水品以爲不可信。水品固不必盡當。然谷簾卓然非惠山所及。則亦不可誣也。水在廬山景德觀。晚別諸人。連夕在山中。極寒。可擁爐。比還舟。秋暑殊未艾。終日揮扇。

十一日。解舟。吳發幹約待夔州書。因小留江口。望廬山。自到江州。至是凡十日。皆晴。秋高氣清。長空無纖雲。甚宜登覽。亦客中可喜事也。泊赤沙湖口。東北望。猶見廬山。老杜潭州道林詩云。殿腳插入赤沙湖。此湖當在湖南。然岳州華容縣及此。皆有赤沙湖。蓋江湖間地名多同。猶赤壁也。

十二日。江中見物。有雙角。遠望正如小櫃。出沒水中有聲。晚泊鱗臍洲。隔江大山中。有火兩點若燈。開闔久之。問舟人皆不能知。或云蛟龍之目。或云靈芝丹藥光氣。不可得而詳也。

十三日。至富池昭勇廟。以壺酒特豕。謁昭毅武惠遺愛靈顯王神。神。吳大帝時折衝將軍甘興霸也。興霸嘗爲西陵太守。故廟食於此。開寶中。旣平江南。增江淮神祠封爵。始封褒國公。宣和中。進爵爲王。建炎中。大盜張遇。號一窩蜂。擁兵過廟下。相率卜筮。一筮騰空中。不下一筮躍出戶外。羣盜惶恐引去。未幾遂敗。

大將劉光世以聞。復詔加封岳飛爲宣撫使。大葺祠宇。江上神祠。皆不及也。門起大樓曰卷雪。有釘洲正對廟。故廟雖俯大江。而可泊舟。釘洲者以銳下得名。神妃封順祐夫人。神二子。封紹威紹靈侯。神女封柔懿夫人。皆有像。而後殿復有王與妃像偶坐。祭享之盛。以夜繼日。廟祝歲輸官錢千二百緡。則神之靈可知也。舟人云。若精虔致禱。則神能分風。以應往來之舟。廡下有關雲長像。雲長不應祀於興霸之廟者。豈各忠所事。神靈共食。皆可以無媿邪。徹奠。自祠後步至旌教寺。寺爲酒務及酒官廨。像設斂置一屋。盡逐去僧輩。亦事之已甚者。富池蓋隸興國軍。

十四日曉雨。過一小石山。自頂直削去半。與餘姚江濱之蜀山絕相類。拋大江。遇一木棧。廣十餘丈。長五十餘丈。上有三四十家。妻子雞犬。白碓皆具。中爲阡陌。相往來。亦有神祠。素所未覩也。舟人云。此尙其小者耳。大者於棧上鋪土作蔬圃。或作酒肆。皆不復能入夾。但行大江而已。是日逆風。挽船。自平旦至日昃。纔行十五六里。泊劉官磯。旁蘄州界也。兒輩登岸。歸云。得小徑。至山後。有陂湖。渺然蓮芰甚富。沿湖多木芙蓉。數家夕陽中。蘆藩茅舍。宛有幽致。而寂然無人聲。有大梨。欲買之。不可得。湖中小艇采菱。呼之亦不應。更欲窮之。會見道旁設機。疑有虎狼。遂不敢往。劉官磯者。傳云。漢昭烈入吳。嘗橫舟於此。晚觀大鼉浮沉水中。

十五日微陰。西風益勁。挽船尤艱。自富池以西。沿江之南。皆大山起伏如濤頭。山麓時有居民。往往作棚。持弓矢伏其上。以伺虎。過龍眼磯。江中拳石耳。磯旁山上有龍祠。晡後。得便風。次蘄口鎮。居民繁錯。蜀舟

泊岸下甚衆。監稅乘義郎高世棟來。舊在京口識之。言此鎮歲課十五萬緡。雁翅歲課二十六萬緡。夜與諸子登岸。臨大江觀月。江面遠與天接。月影入水。蕩搖不定。正如金虬。動心駭目之觀也。是日買熟藥於蘄口市。藥貼中皆有煎煮所須。如薄荷烏梅之類。此等皆客中不可倉卒求者。藥肆用心如此。亦可嘉也。十六日過新野。夾有石瀨茂林。始聞秋鶯。沙際水牛至多。往往數十爲羣。吳中所無也。地屬興國軍大冶縣。當是土產所宜爾。晚過道士磯。石壁數百尺。色正青。了無竅穴。而竹樹迸根。交絡其上。蒼翠可愛。自過小孤。臨江峯嶂。無出其右。磯一名西塞山。卽玄真子漁父辭所謂西塞山前白鷺飛者。李太白送弟之江東云。西塞當中路。南風欲進船。必在荆楚作。故有中路之句。張文潛云。危磯插江生。石色擘青玉。殆爲此山寫真。又云。已逢媚媚散花峽。不泊艱危道士磯。蓋江行惟馬當及西塞最爲湍險難上。拋江泊散花洲。洲與西塞相直。前一夕。月猶未極圓。蓋望正在是夕。空江萬頃。月如紫金盤。自水中涌出。平生無此中秋也。

十七日過回風磯。無大山。蓋江濱石磧耳。然水急浪湧。舟過甚艱。過蘭谿。東坡先生所謂山下蘭芽短。浸谿者。買鹿肉供膳。晚泊巴河口。距黃州二十里。一市聚也。有馬祈寺。吳大帝刑馬壇。傳云。吳攻壽春。刑白馬祭江神於此。自蘭谿而西。江面尤廣。山阜平遠。兩日皆逆風。舟人以食盡。欲來巴河糴米。極力牽挽。日皆行八九十里。蘇黃門謔高安東坡先生送至巴河。卽此地也。張文潛亦有巴河道中詩云。東南地缺天連水。春夏風高浪捲山。

十八日食時方行。晡時至黃州。州最僻陋。少事。杜牧之所謂平生睡足處。雲夢澤南州。然自牧之王元之出守。又東坡先生張文潛謫居。遂爲名邦。泊臨臯亭。東坡先生所嘗寓。與秦少游書所謂門外數步卽大江是也。煙波渺然。氣象疎豁。見知州右朝奉郎直祕閣楊由義。通判右奉議郎陳紹復。州治陋甚。廳事僅可容數客。倅居差勝。晚移舟竹園。步蓋臨臯。多風濤。不可夜泊也。黃州與樊口正相對。東坡所謂武昌樊口幽絕處也。漢昭烈用吳魯子敬策。自當陽進住鄂縣之樊口。卽此地也。

十九日早遊東坡。自州門而東。岡壘高下。至東坡。則地勢平曠開豁。東起一壘。頗高。有屋三間。一龜頭。曰居士亭。亭下面南一堂。頗雄。四壁皆畫。雪堂中有蘇公像。烏帽紫裘。橫按筇杖。是爲雪堂。堂東大柳。傳以爲公手植。正南有橋。榜曰小橋。以莫忘小橋流水之句得名。其下初無渠澗。遇雨則有涓流耳。舊止片石布其上。近輒增廣爲木橋。覆以一屋。頗敗人意。東一井曰暗井。取蘇公詩中走報暗井出之句。泉寒熨齒。但不甚甘。又有四望亭。正與雪堂相直。在高阜上。覽觀江山。爲一郡之最。亭名見蘇公及張文潛集中。坡西竹林。古氏故物。號南坡。今已殘伐無幾。地亦不在古氏矣。出城五里。至安國寺。亦蘇公所嘗寓。兵火之餘。無復遺迹。惟遠寺茂林啼鳥。似猶有當時氣象也。郡集於棲霞樓。本太守閻邱孝終公顯所作。蘇公樂府云。小舟橫截春江。臥看翠壁紅樓起。正謂此樓也。下臨大江。煙樹微茫。遠山數點。亦佳處也。樓頗華潔。先是郡有慶瑞堂。謂一故相所生之地。後毀以新此樓。酒味殊惡。蘇公盞湯蜜汁之戲。不虛發。郡人何斯舉詩亦云。終年飲惡酒。誰敢憎督郵。然文潛乃極稱黃州酒。以爲自京師之外。無過者。故其詩云。我初謫

官時。帝問司酒神曰。此好飲徒。聊給酒養真。去國一千里。齊安酒最醇。失火而得雨。仰戴天公仁。豈文潛譎黃時。適有佳匠乎。循小徑繚州宅之後。至竹樓。規模甚陋。不知當王元之時。亦止此邪。樓下稍東。卽赤壁磯。亦荊岡爾。略無草木。故韓子蒼待制詩云。豈有危巢與棲鶻。亦無陳迹但飛鷗。此磯圖經及傳者。皆以爲周公瑾敗曹操之地。然江上多此名。不可考質。李太白赤壁歌云。烈火張天照雲海。周瑜於此敗曹公。不指言在黃州。蘇公尤疑之。賦云。此非曹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樂府云。故壘西邊。人道是當日周郎赤壁。蓋一字不輕下如此。至韓子蒼云。此地能令阿瞞走。則真指爲公瑾之赤壁矣。又黃人實謂赤壁曰赤鼻。尤可疑也。晚復移舟菜園步。又遠竹園三四里。蓋黃州臨大江。了無港澳可泊。或云舊有澳。郡官厭過客。故塞之。

二十日曉離黃州。江平無風。挽船正自赤壁磯下過。多奇石。五色錯雜。粲然可愛。東坡先生怪石供是也。挽行十四五里。江面始稍狹。隔江岡阜延袤。竹樹葱蒨。漁家相映。幽邃可愛。復出大江。過三江口。極望無際。泊戚磯港。

二十一日。過雙柳夾。回望江上。遠山重複深秀。自離黃。雖行夾中。亦皆曠遠。地形漸高。多種菽粟蕎麥之屬。晚泊楊羅洲。大隄高柳。居民稠衆。魚賤如土。百錢可飽二十口。又皆巨魚。欲覓小魚飼貓。不可得。二十二日。平旦微雨。過青山磯。多碎石及淺灘。晚泊白楊夾口。距鄂州三十里。陸行止十餘里。居民及泊舟甚多。然大抵皆軍人也。

二十三日便風挂帆。自十四日至是始得風。食時至鄂州。泊稅務亭。買船客舫。不可勝計。銜尾不絕者數里。自京口以西。皆不及。李太白贈江夏章太守詩云。萬舸此中來。連帆過揚州。蓋此郡自唐爲衝要之地。夔州逐兵來參。見知州右朝奉郎張郟之彥。轉運判官右朝奉大夫謝師稷。市邑雄富。列肆繁錯。城外南市亦數里。雖錢塘建康不能過。隱然一大都會也。吳所都武昌。乃今武昌縣。此州在吳名夏口。亦要害。故周公瑾求以精兵進住夏口。而晉武帝亦詔王濬唐彬。既定巴邱。與胡奮王戎共平夏口。武昌順流長。鷺也。自江州至此七百里。泝流。雖日得便風。亦須三四日。韓文公云。益城去鄂渚。風便一日耳。過矣。蓋退之未嘗行此路也。

二十四日早。謝漕招食於漕園光華堂。依山亭館十餘。不甚葺。晚郡集於奇章堂。以唐牛思黯嘗爲武昌節度使也。

二十五日。觀大軍教習水戰。大艦七百艘。皆長二三十丈。上設城壁樓櫓。旗幟精明。金鼓鞀鞞。破巨浪。往來捷如飛翔。觀者數萬人。實天下之壯觀也。

二十六日。與統紆同遊頭陀寺。寺在州城之東隅。石城山。山繚繞如伏蛇。自西亘東。因其上爲城。缺壞僅存。州治及漕司。皆依此山。寺毀於兵火。汴僧舜廣住持三十年。興葺略備。自方丈西北。躡支徑。至絕頂。舊有奇章亭。今已廢。四顧江山井邑。靡有遺者。李太白江夏贈韋南陵詩云。頭陀雲外多僧氣。正謂此寺也。黃魯直亦云。頭陀全盛時。宮殿梯空級。藏殿後有南齊王簡棲碑。唐開元六年建。蘇州刺史張庭圭溫玉。

書。韓熙載撰碑陰。徐鍇題額。最後云。唐歲在己巳。武昌軍節度觀察留後知軍州事楊守忠重立。前鄂州唐年縣主簿祕書省正字韓夔書。碑陰云。乃命猶子夔。正其舊本。而刊寫之。以是知夔爲熙載兄弟之子也。碑字前後一手。又作溫字不全。蓋南唐尊徐溫爲義祖。而避其名。則此碑蓋夔重書也。碑陰又云。皇上帝鼎新文物。教被華夷。如來妙旨。悉已徧窮。百代文章。罔不備舉。故是寺之碑。不言而興。按此碑立於己巳歲。當皇朝之開寶二年。南唐危蹙日甚。距其亡六年爾。熙載大臣。不以覆亡爲懼。方且言其主鼎新文物。教被華夷。固已可怪。又以窮佛旨。舉遺文。及興是碑。爲盛誇誕妄謬。真可爲後世發笑。然熙載死。李主猶恨不及相之。君臣之感如此。雖欲久存得乎。唐制。節度使不在鎮。而以副大使或留後居任。則云知節度事。此云知軍州事。蓋漸變也。唐年縣。本故唐時名。梁改曰臨夏。後唐復。晉又改臨江。然歷五代。鄂州未嘗屬中原。皆遙改耳。故此碑開寶中建。而猶曰唐年也。至江南平。始改崇陽云。簡棲爲此碑。駢儷卑弱。初無過人。世徒以載於文選。故貴之耳。自漢魏之間。駸駸爲此體。極於齊梁。而唐尤貴之。天下一律。至韓吏部。柳柳州大變文格。學者翕然慕從。然駢儷之作。終亦不衰。故熙載鍇號江左辭宗。而拳拳於簡棲之碑如此。本朝楊劉之文。擅天下。傳夷狄。亦駢儷也。及歐陽公起。然後掃蕩無餘。後進之士。雖有工拙。要皆近古。如此碑者。今人讀不能終篇。已坐睡矣。而況效之乎。則歐陽氏之功。可謂大矣。若魯直云。唯有簡棲碑。文章巋然立。蓋戲也。

入蜀記卷第五

二十七日。郡集於南樓。在儀門之南石城上。一曰黃鶴山。制度閎偉。登望尤勝。鄂州樓觀爲多。而此獨得江山之要會。山谷所謂江東湖北行畫圖。鄂州南樓。天下無是也。下闕南湖。荷葉彌望。中爲橋。曰廣平。其上皆列肆。兩旁有水閣極佳。但以賣酒。不可往。山谷云。凭欄十里。芰荷香。謂南湖也。是日早。微雨。晚晴。二十八日。同章冠之秀才甫。登石鏡亭。訪黃鶴樓故趾。石鏡亭者。石城山一隅。正枕大江。其西與漢陽相對。止隔一水。人物草木可數。唐沔州治漢陽縣。故李太白沔州泛城南郎官湖詩序云。白遷於夜郎。遇故人尙書郎張謂。出使夏口。沔州牧杜公。漢陽令王公。觴於江城之南湖。其後沔州廢。漢陽以縣隸鄂州。周世宗平淮南。得其地。復以爲軍。太白詩云。誰道此水廣。狹如一匹練。江夏黃鶴樓。青山漢陽縣。大語猶可聞。故人難可見。形容最妙。黃魯直宵征江夏縣。睡起漢陽城。亦此意。老杜有公安送李晉肅入蜀。余下沔。鄂及登舟。將適漢陽詩。而卒於耒水。可恨也。漢陽負山帶江。其南小山有僧寺者。大別山也。又有小別。謂之二別云。黃鶴樓。舊傳費禕飛升於此。後忽蕤黃鶴來歸。故以名樓。號爲天下絕景。崔顥詩最傳。而太白奇句。得於此者尤多。今樓已廢。故趾亦不復存。問老吏云。在石鏡亭南樓之間。正對鸚鵡洲。猶可想見其地。樓榜李監篆。石刻獨存。太白登此樓。送孟浩然詩云。孤帆遠映碧山盡。惟見長江天際流。蓋帆檣映遠山。尤可觀。非江行久。不能知也。復與冠之出漢陽門遊仙洞。止是石壁數尺。皆直裂無洞穴之狀。舊傳有

仙人隱其中。嘗啓洞出遊。老兵遇之。得黃金數餅。後化爲石。東坡先生有詩紀其事。初不云所遇何人。且太白固已云。頗聞列仙人。於此學飛術。一朝向蓬海。千載空石室。今鄂人謂之呂公洞。蓋流俗附會也。有道人澶州人。結廬洞側。設呂公像。其中洞少南。卽石鏡山麓。麤頑石也。色黃赤。皴駁了不能鑑物。可謂浪得名者。由江濱堤上還船。民居市肆。數里不絕。其間復有巷陌。往來憧憧如織。蓋四方商賈所集。而蜀人爲多。

二十九日早。有廣漢僧世全。左縣僧了證。來附從人舟。日昃。移舟江口。回望堤上樓閣重複。燈火歌呼。夜分乃已。招醫趙隨爲靈照視脈。

三十日黎明。離鄂州。便風挂颿。沿鸚鵡洲南行。洲上有茂林神祠。遠望如小山洲。蓋禰正平被殺處。故太白詩云。至今芳洲上。蘭蕙不敢生。梁王僧辯擊邵陵王綸軍至鸚鵡洲。卽此地也。自此以南爲漢水。禹貢所謂蟠冢導漾。東流爲漢者。水色澄澈可鑑。太白云。楚水清若空。蓋言此也。過謝家磯。金雞洲。磯不甚高。而石皆橫裂。如累層甃。得縮項鱸魚。重十斤。洲中有聚落。如小縣。出鱸魚。居民率以賣鮮爲業。晚泊通濟口。自此入沌。沌讀如篆。字書云。水名。在江夏。過九月。則沌涸不可行。必由巴陵至荊渚。

九月一日。始入沌。實江中小夾也。過新潭。有龍祠。甚華潔。自是遂無復居人。兩岸皆葭葦彌望。謂之百里荒。又無挽路。舟人以小舟引百丈。入夜財行四十五里。泊叢葦中。平時行舟。多於此遇盜。通濟巡檢持兵來警邏。不寐達旦。

二日東岸葦稍薄缺。時見大江渺瀰。蓋巴陵路也。晡時次下郡。始有二十餘家。皆業漁釣。蘆藩茅屋。宛有幽致。魚尤不論錢。自此始復有挽路。登舟背望。竟陵遠山。泊白。有莊居數家。門外皆古柳。侵雲。

三日自入沌。食無菜。是日始得菘及蘆服。然不肯劓根。皆刈葉而已。過八疊。汊口皆有民居。晚泊歸子保。亦有十餘家。多桑柘榆柳。

四日平旦始解舟。舟人云。自此陂澤深阻。虎狼出沒。未明而行。則挽卒多爲所害。是日早見舟人焚香祈神。云告紅頭須小使頭。長年三老。莫令錯呼。錯喚。問何謂長年三老。云梢公是也。長讀如長幼之長。乃知老杜長年三老。長歌裏。白晝攤錢。高浪中之語。蓋如此。因問何謂攤錢。云博也。按梁冀能意錢之戲。注云。卽攤錢也。則攤錢之爲博。亦信矣。過網步。有二十餘家。在夕陽高柳中。短籬曬簪。小艇往來。正如畫圖。所見沌中之最佳處也。泊畢家池。地勢爽塏。居民頗衆。有一二家。雖茅荻結廬。而窗戶整潔。藩籬堅壯。舍傍有果園甚盛。蓋亦一聚之雄也。與諸子及二僧步登岸。遊廣福永固寺。閔然無一人。東偏白雲軒前。橙方結實。雖小而極香。相與烹茶。破橙抵暮。乃還舟中。畢家池蓋屬復州玉沙縣滄浪鄉云。

五日泊紫涓。

六日過東場。並水皆茂竹高林。隄淨如掃。雞犬閒暇。鳧鴨浮沒。人往來林樾間。亦有臨渡喚船者。使人悅然。如造異境。舟人云。皆村豪園廬也。泊雞鳴。

七日泊湛江。

八日早。次江陵之建寧鎮。蓋沌口也。晉王澄棄荊州。別駕郭舒不肯從。澄東下。乃留屯沌口。陳侯安都討王琳至沌口。皆此地也。阻風。大魚浮水中無數。凡行沌中七日。自是泛江。入石首縣界。夜觀隔江燒蘆場。煙燄亘天如火城。光照舟中皆赤。

九日早。謁后土祠。道旁民屋。苦茅皆厚尺餘。整潔無一枝亂。挂帆拋江。行三十里。泊塔子磯。江濱大山也。自離鄂州。至是始見山。買羊置酒。蓋村步以重九故。屠一羊。諸舟買之。俄頃而盡。求菊花於江上人家。得數枝。芬馥可愛。爲之頹然徑醉。夜雨極寒。始覆絮衾。

十日。阻風雨。遣小舟橫絕江面。至對岸買肉食。得大魚之半。又得一烏牡雞。不忍殺。畜於舟中。俄有村翁持菱萌一束來餉。不肯受。直遣人先之。夔晚晴。開船窗觀月。

十一日。舟行望西南一角。水與天接。舟人云。是爲潛軍港。古嘗潛軍伺敵於此。遙見港中有兩點正黑。疑其遠樹。則下不屬地。久之。漸近可辨。蓋二千五百斛大舟也。又有水禽雙浮江中。色白類鵝而大。楚人謂之天鵝。飛翥絕高。有弋得者。味甚美。或曰。卽鵠也。泊三江口。水淺。舟行甚艱。自此遂不復有山。太白詩。山隨平野盡。江入大荒流。蓋荆渚所作也。

十二月。過石首縣。不入石首。自唐始爲縣。在龍蓋山之麓。下臨漢水。亦形勝之地。杜子美有送石首薛明府詩。卽此邑也。泊藕池。

十三日。泊柳子。夜過全證二僧舟中。聽誦梵語。般若心經。此經惟蜀僧能誦。

十四日。次公安。古所謂油口也。漢昭烈駐軍。始更今名。規模氣象甚壯。兵火之後。民居多茅竹。然茅屋尤精緻可愛。井邑亦頗繁富。米斗六七十錢。知縣右儒林郎周謙孫來。湖州人。遊二聖報恩光孝禪寺。二聖謂青葉髻如來。婁至德如來也。皆示鬼神力士之形。高二丈餘。陰威凜然可畏。正殿中爲釋迦。右爲青葉髻。號大聖。左爲婁至德。號二聖。三像皆南面。予按藏經。駒字函娑羅浮殊童子成道。爲青葉髻如來。青葉髻如來再出世。爲樓至如來。則二如來本一身耳。有碑言邑人一夕同夢二神人。言我青葉髻。婁至德如來也。有二巨木在江干。我所運者。俟鄴行者來。令刻爲我像。已而果有人自稱鄴行者。又善肖像。邑人欣然請之。像成人。皆謂酷類所夢。然碑無年月。不知何代也。長老祖珠。南平軍人。寺後有廢城。髻髯尙存。圖經謂之呂蒙城。然老杜乃曰。地曠呂蒙營。江深劉備城。蓋玄德子明。皆屯於此也。老杜曉發公安詩。注云。數月憩息此縣。按公移居公安詩云。水煙通徑草。秋露接園葵。而留別公安太易沙門詩云。沙村白雪仍含凍。江縣紅梅已放春。則是以秋至此縣。暮冬始去。其曰數月憩息。蓋謂此也。泊弭節亭。馴鷗低飛往來。竟日不去。

十五日。周令說縣本在近。北枕漢水。沙虛岸摧。漸徙而南。今江流乃昔市邑也。又云。縣有五鄉。然共不及二千戶。地曠民寡如此。民耕尤苦。隄防數壞。歲歲增築不止。晚攜家再遊二聖寺。衆寮有維摩刻木像。甚佳。云沙市工人所爲也。方丈西有竹軒。頗佳。珠老說五祖法演禪師。初住四面上。子然獨處。凡二年。始有一道士來問道。乃請作知事。又三年。僧寶良來。與道士朝夕參叩。皆得法。於是演公之道。寔爲人知。而四

方學者始稍有至者。雖其後門人之盛稱天下。然終身不過數十衆。珠聞此於其師。已菴顏禪師。荊州絕無禪林。惟二聖而已。然蜀僧出關。必走江浙。回者又已。自謂有得。不復參叩。故語云。下江者疾走如煙。上江者鼻孔撩天。徒勞他二佛打供。了不見一僧坐禪。

十六日。過白湖。渺然無津。拋江至升子鋪。有天鵝數百。翔泳水際。日入。泊沙市。自公安至此六十里。自此至荊南。陸行十里。舟不復進矣。老杜詩云。買薪猶白帝。鳴鷺已沙頭。劉夢得云。沙頭橋干上。始見春江闊。皆謂此也。

十七日日入後。遷行李過嘉州趙青船。蓋入峽船也。沙市堤上居者。大抵皆蜀人。不然。則與蜀人爲婚姻者也。

十八日。見知府資政殿學士劉恭父珙。通判右奉議郎權嗣衍。左宣教郎陳孺。荊南。圖經以爲楚之郢都。梁元帝亦嘗都焉。唐爲江陵府。荆南節度。今因之。然牧守署衙。但云知荆南軍府。與永興河陽正同。初無意義。但沿舊而已。

十九日。郡集於新橋馬監。監在西門外四十里。自出城。卽黃茅彌望。每十餘里。有村曠數家而已。道遇數十騎。縱獵獲狐兔。皆繫鞍上。割鮮藉草而飲。云襄陽軍人也。是日極寒如窮冬。土人云。此月初。已嘗有雪。二十日。倒橋竿立。艫牀。蓋上峽。惟用艫及百丈。不復張帆矣。百丈以巨竹四破爲之。大如人臂。予所乘千六百斛舟。凡用艫六枝。百丈兩車。

二十一日。劉帥丁內艱。分逆兵之半負肩輿。自山路先歸夔州。是日重霧四塞。

二十二日。五鼓赴能仁院。建會慶節道場。中夜後。舟人祀峽神。屑一豨。

二十三日。奠劉帥母安定郡太夫人卓氏。劉帥受弔禮。與吳人同。

二十四日。見左朝奉郎湖北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牛達可。右奉議郎安撫司幹辦公事湯衡。右朝奉郎安撫同幹辦公事趙蘊。

二十五日。右文林郎知歸州興山縣高祁來。

二十六日。修船始畢。骨肉入新船。祭江瀆廟。用壺酒特豕。廟在沙市之東三四里。神曰昭靈孚應。威惠廣源。王蓋四瀆之一。最爲典祀之正者。然兩廡淫祠尤多。蓋荆楚舊俗也。司法參軍右迪功郎王師點錄其叔祖君儀待制訟卦講義來。君儀。嚴州人。師事先大父。精於易。然遺書不傳。講義止存一篇而已。然亦其少作也。

二十七日。解舟。擊鼓鳴鑼。舟人皆大噪。擁提觀者如堵。牆泊新河口。距沙市三四里。蓋蜀人修船處。

二十八日。泊方城。有嘉州人王百一者。初應募爲船之招頭。招頭。蓋三老之長。願直差厚。每祭神。得胙肉。倍衆人。旣而船戶趙清。改用所善程小八爲招頭。百一失職。快快。又不決去。遂發狂。赴水。予急遣人拯之。流一里餘。三沒三踊。僅得出。一招頭得喪。能使人至死。況大於此者乎。

二十九日。阻風。

十月一日過瓜洲壩倉頭百里洲泊沱滬皆聚落竹樹鬱然民居相望亦有村夫子聚徒教授羣童見船過皆挾書出觀亦有誦書不輟者沱江別名詩江有沱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爲沱是也滬則爾雅所謂春夏秋有水冬無水曰滬也

二日泊桂林灣全證二僧陸行來云沿路民居大抵多四方人土著財十一也舟人殺猪十餘口祭神謂之開頭

三日舟人分胙行差晚與兒輩登隄觀蜀江乃知李太白荆門望蜀江詩江色綠且明爲善狀物也自離塔子磯至是始望見巴山山在松滋縣泊灑子口蓋松滋枝江兩邑之間松滋晉縣自此入蜀江枝江唐縣古羅國也江陵九十九洲在焉晉柳約之羅述甄季之聞桓玄死自白帝至枝江卽此地也歐陽文忠公有枝江山行五言二十四韻蓋文忠赴夷陵時自此陸行至峽州故其望州坡詩云崎嶇幾日山行倦卻喜坡頭見峽州灑子口一名松滋渡劉賓客有詩云巴人淚應援聲落蜀客船從鳥道回

四日過楊木寨蓋松滋有四寨曰楊木車羊高平稅家云泊龍灣

五日過白羊市蓋峽州宜都縣境上宜都唐縣也謁張文忠公天覺墓殘伐墓木橫道幾不可行天覺之子直龍圖關茂已卒二孫一有官病狂易一白丁也初作墓江濱已而不果葬改葬山間今墓是也而舊墓亦不復毀啓隧道出入中可容數十人坐有道人結屋其旁守之道人出一石刻草書云莫將外物尋奇寶須問眞師決汞鉛寄八瓊張子高鍾離權始自王屋遊都下弟子浮玉山人來乞此字今又將西還

丹元子再請書卷之末紹聖元年仲冬望日權卽世所謂鍾離先生子高卽天覺丹元子卽東坡先生與之隣倡者。後有魏泰道輔跋云。天覺修黃籙醮法成。浮玉山人謂之曰。上天錄公之功。爲須彌山八瓊洞主。宜刻印謝帝而佩之。天覺不以爲信。故浮玉又出鍾離公書爲證。後丹元子又爲天覺求書卷末。又有徐注者跋云。天覺舟過真州。方出謁。有布衣幅巾者。徑入舟中。索筆大書閒人呂洞賓來謁張天覺十字。擲筆卽去。而天覺適歸。墨猶未乾。注真州人。云親見之。墳前碑樓壁間。有詩一篇云。秋風十驛望台星。想見冰壺照坐清。霖雨已回公旦駕。挽鬚聊聽野王箏。三朝元老心方壯。四海蒼生耳已傾。白髮故人來一別。卻歸林下看昇平。蓋魏道輔贈天覺詩。後人所題者。唐立夫舍人亦有一詩。末句云。無碑堪墮淚。著句與招魂。宜都知縣右文林郎呂大辨來泊赤崖。

入蜀記卷第六

六日過荆門十二碛。皆高崖絕壁。巖巖突兀。則峽中之峻可知矣。過碛望五龍及雞籠山。巖峩正如夏雲之奇峯。荆門者。當以險固得名。碛上有石穴。正方。高可通人。俗謂之荆門。則妄也。晚至峽州。泊至喜亭下。峽州在唐爲硤州。後改峽。而印文則爲陝州。元豐中。郎官何洵直言。陝與陝相亂。請改鑄印文。從山。事下少府監。而監丞歐陽發言。湖北之陝州。從阜從夾。夾從兩。陝西之陝州。從阜從夾。夾從兩。偏旁不同。本不相亂。恐四方謂少府監官。皆不識字。當時朝士之議。皆是發。而卒從洵直言改鑄云。至喜亭記。歐陽公撰。黃魯直書。

七日見知州右朝奉大夫葉安行字履道。以小舟遊西山甘泉寺。竹橋石磴。甚有幽趣。有靜練洗心二亭。下臨江山頗疎豁。法堂之右。小徑數十步。至一泉。曰孝婦泉。謂姜詩妻龐氏也。泉上亦有龐氏祠。然歐陽文忠公不以爲信。故其詩曰。叢祠已廢姜祠在。事迹難尋楚語訛。又此篇首章云。江上孤峯蔽綠蘿。初讀之。但謂孤峯蒙藤蘿耳。及至此。乃知山下爲綠蘿谿也。又至漢景帝廟。及東山寺。景帝不知何以有廟於此。歐陽公爲令時。有祈雨文。在集中。東山寺亦見歐陽公詩。距望京門五里。寺外一亭。臨小池。有山如屏。環之頗佳。亭前冬青及柏。皆百餘年物。遂至夷陵。縣令見縣左從政郎胡振。聽事東至喜堂。郡守朱虞部爲歐陽公所築者。已焚壞。柱礎尙存。規模頗雄深。又東則祠堂亦簡陋。肖像殊不類。可歎。聽事前一井。相

傳爲歐陽公所浚。水極甘寒。爲一郡之冠。井旁一柵。合抱。亦傳爲公手植。晚郡集於楚塞樓。徧歷爾雅臺。錦障亭。亭前海棠二本。亦百年物。爾雅臺者。圖經以爲郭景純註爾雅於此。又有絳雪亭。取歐陽公千葉紅梨詩。而紅梨已不存矣。

八日。五鼓盡。解船。過下牢關。夾江千峯萬嶂。有競起者。有獨拔者。有崩欲壓者。有危欲墜者。有橫裂者。有直圻者。有凸者。有窪者。有罅者。奇怪不可盡狀。初冬草木皆青蒼不彫。西望重山如闕。江出其間。則所謂下牢谿也。歐陽文忠公有下牢津詩云。入峽山漸曲。轉灘山更多。卽此也。繫船與諸子及證師登三游洞。躡石磴二里。其險處不可著腳。洞大如三間屋。有一穴通人過。然陰黑峻險尤可畏。繚山腹。僂僂自巖下。至洞前。差可行。然下臨溪潭。石壁十餘丈。水聲恐人。又二穴。後有壁可居。鍾乳歲久垂地若柱。正當穴門。上有刻云。黃大臨弟庭堅。同辛紘子大方。紹聖二年三月辛亥來遊。旁石壁上刻云。景祐四年七月十日。夷陵歐陽永叔。下缺一字。又云。判官丁下。又缺數字。丁者。寶臣也。字元珍。今丁字下二字。亦髣髴可見。殊不類元珍字。又永叔但曰夷陵。不稱令洞外溪上。又有一崩石偃仆。刻云。黃庭堅弟叔向子相姪徽。同道人唐履來遊觀。辛亥舊題。如夢中事也。建中靖國元年三月庚寅。按魯直初謫黔南。以紹聖二年過此。歲在乙亥。今云辛亥者。誤也。泊石牌峽。石穴中有石如老翁持魚竿狀。略無少異。

九日。微雪。過扇子峽。重山相掩。政如屏風。扇疑以此得名。登蝦蟆碛。水产品所載第四泉是也。蝦蟆在山麓。臨江頭。鼻吻頷絕類。而背脊炮處尤逼真。造物之巧。有如此者。自背上深入。得一洞穴。石色綠潤。泉冷冷。

有聲自洞出。垂蝦蟆口鼻間。成水簾入江。是日極寒。巖嶺有積雪。而洞中溫然如春。碕洞相對。稍西有一峯。孤起侵雲。名天柱峰。自此山勢稍平。然江岸皆大石堆積。彌望正如濬渠積土狀。晚次黃牛廟。山復高峻。村人來賣茶菜者甚衆。其中有婦人。皆以青斑布帕首。然頗白皙。語音亦頗正。茶則皆如柴枝草葉。苦不可入口。廟靈感。神封嘉應保安侯。皆紹興以來制書也。其下卽無義灘。亂石塞中流。望之可畏。然舟過乃不甚覺。蓋操舟之妙也。傳云神佐夏禹治水有功。故食於此。門左右各一石馬。頗卑小。以小屋覆之。其右馬無左耳。蓋歐陽公所見也。廟後叢木似冬青而非。莫能名者。落葉有黑文。類符篆。葉葉不同。兒輩亦求得數葉。歐詩刻石廟中。又有張文忠一贊。其詞曰。壯哉黃牛。有大神力。輦聚巨石。百千萬億。劍戟齒牙。礮礮江側。壑激波濤。險不可測。威脅舟人。駭怖失色。剖羊醢酒。千載廟食。張公之意。似謂神聚石壑。流以脅人。求祭饗。使神之用。心果如此。豈能巍然廟食千載乎。蓋過論也。夜舟人來告。請無擊更鼓。云廟後山中多虎。聞鼓則出。

十日早。以特豕壺酒。祭靈感廟。遂行。過鹿角虎頭。史君諸灘。水縮已三之二。然湍險猶可畏。泊城下。歸州秭歸縣界也。與兒曹步沙上。回望。正見黃牛峽。廟後山如屏風。疊巖插天。第四疊上有若牛狀。其色赤黃。前有一人如著帽立者。昨日及今早。雲冒山頂。至是始見之。因至白沙市慈濟院。見主僧志堅。問地名。城下之由。云院後有楚故城。今尙在。因相與訪之。城在一岡阜上。甚小。南北有門。前臨江水。對黃牛峽。城西北一山。蜿蜒回抱。山上有伍子胥廟。大抵自荆以西。子胥廟至多。城下多巧石。如靈璧湖口之類。

十一日過達洞灘。灘惡。與骨肉皆乘輜陸行過灘。灘際多奇石。五色粲然可愛。亦或有文成物象及符書者。猶見黃牛峽廟後山。太白詩云。三朝上黃牛。三暮行太遲。三朝又三暮。不覺鬢成絲。歐陽公云。朝朝暮暮見黃牛。徒使行人過此愁。山高更遠望猶見。不是黃牛滯客舟。蓋諺謂朝見黃牛。暮見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故二公皆及之。歐陽公自荆渚赴夷陵。而有下牢三游及蝦蟆磳黃牛廟詩者。蓋在官時來遊也。故憶夷陵山詩云。憶嘗祇吏役。鉅細悉經觀。其後又云。荒烟下牢戍。百仞塞溪激。蝦蟆噴水簾。甘液勝飲酎。亦嘗到黃牛。泊舟聽獾狻也。晚泊馬肝峽口。兩山對立。修聳摩天。略如廬山。江岸多石。百丈縈絆。極難過。夜小雨。

十二日早過東灘。灘入馬肝峽。石壁高絕處。有石下垂如肝。故以名峽。其傍又有獅子巖。巖中有一小石。蹲踞張頤。碧草被之。正如一青獅子。微泉冷冷。自巖中出。舟行急。不能取嘗。當亦佳泉也。溪上又有一峯孤起。秀麗略如小孤山。晚抵新灘。登岸宿新安驛。夜雪。

十三日舟上新灘。由南岸上。及十七八。船底爲石所損。急遣人往拯之。僅不至沈。然銳石穿船底。牢不可動。蓋舟人載陶器多所致。新灘兩岸。南曰官漕。北曰龍門。龍門水尤湍急。多暗石。官漕差可行。然亦多銳石。故爲峽中最險處。非輕舟無一物。不可上下。舟人冒利。以至此。可爲戒云。遊江濱北廟。廟正臨龍門。其下石罅中有溫泉。淺而不涸。一村賴之。婦人汲水。皆背負一全木盎。長二尺。下有三足。至泉旁。以杓挹水。及八分。卽倒坐旁石。束盎背上而去。大抵峽中負物率著背。又多婦人。不獨水也。有婦人負酒賣。亦

如負水狀。呼買之。長跪以獻。未嫁者率爲同心髻。高二尺。插銀釵至六隻。後插大象牙梳。如手大。十四日留驛中。晚以小舟渡江南。登山至江濱南廟。新修未畢。有一碑。前進士曾華旦撰。言因山崩石墜。成此灘。害舟不可計。於是著令。自十月至二月。禁行舟。知歸州尙書都官員外郎趙誠聞於朝。疏鑿之。用工八十日。而灘害始去。皇祐三年也。蓋江絕於天聖中。至是而復通。然灘害至今未能悉去。若乘十二月。正月水落石盡出時。亦可併力盡鑿去。銳石。然灘上居民。皆利於敗舟。賤賣板木。及滯留買賣。必搖沮此役。不則賂石工。以爲石不可去。須斷以必行。乃可成。又舟之所以敗。皆失於重載。當以大字刻石置驛前。則過者必自懲創。二者皆不可不講。當以告當路者。

十五日舟人盡出所載。始能挽舟過灘。然須修治。遂易舟。離新灘。過白狗峽。泊舟與山口。肩輿遊玉虛洞。去江岸五里許。隔一溪。所謂香溪也。源出昭君村。水味美。錄於水品。色碧如黛。呼小舟以渡。過溪。又里餘。洞門小。纜表丈。旣入。則極大。可容數百人。宏敞壯麗。如入大宮殿中。有石成幢。蓋旛旗。草竹笋。仙人龍虎鳥獸之屬。千狀萬態。莫不逼真。其絕異者。東石正圓如日。西石半規如月。予平生所見巖竇。無能及者。有熙寧中謝師厚岑巖起題名。又有陳堯咨所作記。敘此洞本末云。唐天寶中。獵者始得之。比歸。已夜。風急。不可秉燭炬。然月明如晝。兒曹與全師皆杖策相從。殊不覺崖谷之險也。

十六日到歸州。見知州右奉議郎賈選子公通判左朝奉郎陳端彥民瞻館於報恩光孝寺。距城一里許。蕭然無僧。歸之爲州。纔三四百家。負臥牛山。臨江。州前卽人鮮。城中無尺寸平土。灘聲常如暴風雨。至

隔江有楚王城。亦山谷間。然地比歸州差平。或云。楚始封於此。山海經。夏啓封孟。除於丹陽城。郭璞註云。在穉歸縣南。疑卽此也。然史記成王封熊繹於丹陽。裴駘乃云在枝江。未詳孰是。

十七日。郡集於望洋堂。玩芳亭。亦皆沙石犖确之地。賈守云。州倉歲收秋夏二料。麥粟秬米。共五千餘石。僅比吳中一下戶耳。

十八日。初得艤船。差小。然底闊而輕。於上灘爲便。

十九日。郡集於歸鄉堂。欲以是晚行。不果。訪宋玉宅。在穉歸縣之東。今爲酒家。舊有石刻宋玉宅三字。近以郡人避太守家諱。去之。或遂由此失傳。可惜也。

二十日。早離歸州。出巫峯門。過天慶觀。少留。觀唐天寶元年碑。載明皇夢老子事。巴東太守劉瑄所立。字畫頗清逸。碑側題當時近官吏胥姓名。字亦佳。又有周顯德中。荆南判官孫光憲爲知歸州。高從讓所立碑。從讓蓋南平王家子弟。光憲亦知名。國史有事迹。蓋五代時。歸峽皆隸荆渚也。殿前有柏。數百年物。觀下卽吒灘。亂石無數。飯於靈泉寺。遂登舟。過業灘。亦名灘也。水落舟輕。俄頃遂過。

二十一日。舟中望石門關。僅通一人行。天下至險也。晚泊巴東縣。江山雄麗。大勝穉歸。但井邑極於蕭條。邑中纔百餘戶。自令廨而下。皆茅茨。了無片瓦。權縣事穉歸尉右廸功郎王康年。尉兼主簿右廸功郎杜德先來。皆蜀人也。謁寇萊公祠堂。登秋風亭。下臨江山。是日重陰微雪。天氣颼颼。復觀亭名。使人悵然。始有流落天涯之歎。遂登雙柏堂。白雲亭。堂下舊有萊公所植柏。今已槁死。然南山重複。秀麗可愛。白雲亭。

則天下幽奇絕境。羣山環擁。層出間見。古木森然。往往二三十年。物欄外雙瀑。瀉石澗中。跳珠濺玉。冷入人骨。其下是爲慈溪。莽流與江會。予自吳入楚。行五千餘里。過十五州。亭榭之勝。無如白雲者。而止在縣。靡聽事之後。巴東了無一事。爲令者可以寢飯於亭中。其樂無涯。而闕令。動輒二三年無肯補者。何哉。二十二日。發巴東。山益奇怪。有夫子洞者。一竇在峭壁絕高處。人迹所不可至。然髣髴若有欄楯。不知所謂夫子者何也。過三分泉。自山竇中出。止兩派。俗云。三派有年。兩派中熟。一派或絕流饑饉。泊疲石。夜雨。二十三日。過巫山。疑真觀。謁妙用真人祠。真人卽世所謂巫山神女也。祠正對巫山峰巒。上入霄漢。山脚直插江中。議者謂太華衡廬皆無此奇。然十二峯者。不可悉見。所見八九峯。惟神女峯最爲纖麗奇峭。宜爲仙真所託。祝史云。每八月十五夜。月明時。有絲竹之音。往來峯頂。山猿皆鳴。達旦方漸止。廟後山半。有石壇平曠。傳云。夏禹見神女。授符書於此。壇上觀十二峯。宛如屏障。是日。天宇晴霽。四顧無纖翳。惟神女峯上有白雲數片。如鸞鶴翔舞。裴徊久之不散。亦可異也。祠舊有烏數百。送迎客舟。自唐夔州刺史李貽詩。已云。羣鳥幸胙餘矣。近乾道元年。忽不至。今絕無一鳥。不知其故。泊清水洞。洞極深。後門自山後出。但驅闌。水流其中。鮮能入者。歲早祈雨頗應。權知巫山縣左文林郎冉徽之。尉右迪功郎文庶幾來。二十四日早。抵巫山。縣在峽中。亦壯縣也。市井勝歸峽二郡。隔江南陵山極高大。有路如綫。盤屈至絕頂。謂之一百八盤。蓋施州正路。黃魯直詩云。一百八盤攜手上。至今歸夢繞羊腸。卽謂此也。縣靡有故鐵盆。底銳似半瓊狀。極堅厚。銘在其中。蓋漢永平中物也。缺處鐵色光黑如佳漆。字畫淳質可愛玩。有石刻魯

直作益記。大略言建中靖國元年。子弟叔向嗣直。自涪陵尉攝縣事。予起戎州。來寓縣廨。此益舊以種蓮。余洗滌乃見字。云遊楚故離宮。俗謂之細腰宮。有一池。亦當時宮中燕遊之地。今湮沒略盡矣。三面皆荒山。南望江山奇麗。又有將軍墓。東晉人也。一碑在墓後。跌陷入地。碑傾前欲壓。字纔半存。

二十五日。晡後至大谿口泊舟。出美梨大如升。

二十六日。發大谿口入瞿唐峽。兩壁對聳。上人霄漢。其平如削成。仰視天如匹練。然水已落。峽中平如油。盎過聖姥泉。蓋石上一罇。人大呼於旁。則泉出。屢呼則屢出。可怪也。晚至瞿唐關。唐故夔州。與白帝城相連。杜詩云。白帝夔州各異城。蓋言難辨也。關西門正對灑瀨堆。堆碎石積成。出水數十丈。土人云。方夏秋水漲時。水又高於堆數十丈。肩輿入關。謁白帝廟。氣象甚古。松柏皆數百年物。有數碑。皆孟蜀時所立。庭中石筍。有黃魯直建中靖國元年題字。又有越公堂。隋楊素所創。少陵爲賦詩者。已毀。今堂近歲所築。亦甚宏壯。自關而東。卽東屯少陵故居也。

二十七日。早至夔州。州在山麓沙上。所謂魚復永安宮也。宮今爲州倉。而州治在宮西北。甘夫人墓西南。景德中。轉運使丁謂薛顏所徙。比白帝頗平曠。然失關險。無復形勢。在瀼之西。故一曰瀼西。土人謂山間之流通江者曰瀼云。州東南有八陣磧。孔明之遺迹。碎石行列如引繩。每歲江漲。磧上水數十丈。比退。陣石如故。



蜀都雜鈔

陸深著

本館據寶顏堂祕
笈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蜀都雜抄

雲間儼山陸 深著

蜀人多奇姓。今百家姓以爲出於宋朝。故首以趙錢孫李尊國姓也。我朝千家姓亦以朱奉天運起文。然未見有天姓者。而蜀姓或有出於二家外。自魏晉以來。取才於門閥。故姓氏尤重。唐重八姓。論相於此。至不許與他姓爲婚媾。自八姓而下。凡有三百五十姓。宋嘉祐中亦有千姓編。鴈門邵思撰姓解。則分爲一百七十門。至有二千五百六十八氏。漢潁川太守聊氏復有萬姓譜。古姓之存於今者鮮矣。按左氏因生賜姓。胙土命氏。以字以諡。以官以邑。才五者而已。

峨嵋山本以兩山相對如蛾眉故名。字當從蟲。不當從山。

月竹嘉定州之產。每月生筍。

吾郡松江。本緣淞江得名。其地下每有水災。乃去水而作郡。吳淞江今吳江。寶帶橋一路是已。亦名松陵。眉州有江亦名松江。卽蜀江分派。過州城與醴泉江合。

嘉靖十五年丙申二月二十八日癸丑四更點。將盡地震者三。初震房屋有聲。鷄犬皆鳴。隨以天鼓自西北而南。後數日得報。惟建昌尤甚。城郭廡宇皆傾。死者數千。人都司李某亦與焉。

蜀都大抵雨多風少。故竹樹皆修聳。少陵古柏二千尺。人訊其瘦長。詩固有放言。要之蜀產與他迥異。若

謂柏之森森者惟蜀爲然。所謂喬木如山者亦惟蜀爲然。

楊柳多寄生。狀類冬青。亦似紫藤。經冬不凋。春夏之交作紫花。散落滿地。省衙前有數株。冬月望之榮枯各異。

峨眉山周迴千里。高八十里。中有光怪。每天晴雲湧。浩若銀濤。其光五采如輪。俗云佛見是已。夜半有光。熠熠來自天際者。又謂之聖燈。光相寺在大峨絕頂。登其處遙望西天見雪山。一云有小鳥如鶴鷄。鳴類人言。一云自白水躡其巔六十里。

峨眉古今之勝境也。山中光怪若虹蜺然。每見於雲日映射之際。俗所謂佛光者是已。予自陝入川。巡撫陝西黃都憲臣伯鄰爲予言。曩爲川轄時。親登其上觀佛光。光未發時。有鳥先飛過。若言施主發心。菩薩來到。光既散復來作聲。施主布施。菩薩去了。又拾藏山中白石。大小皆六稜。照耀有光采。疑光怪卽此石所爲也。理當或然。但鳥聲何爲者耶。近余編修承勛懋昭爲余言。嘗從楊修撰慎用修兩宿其上。登絕頂亦見光具五色。俯視在雲壑中。其言白石與黃都憲同。惟云鳥聲只三字。若言佛現了。其鳥類雀而稍大。只有三枚。別無種類。三鳥飛入佛殿中。嘗就僧食。但不見有長育耳。佛殿自西望見三峯。插天皆積雪如銀。每日下峯頭則殿中燈燃。云此西域崑崙山。豈所謂日月相掩映爲晝夜者耶。夏日從北峯西下。冬日從南峯。惟春秋之間從中峯下不爽云。西域去此尙遠。恐目力難及。今省城西望亦有雪山。聳出晴霽時可見。疊茂才三百里爾。宋田錫賦詩云。高高百里作一盤。八十四盤青雲端。豈以至

高求至高耶。東坡亦云。峨眉山西雪千里。今峨眉當省城東南三百餘里。而城樓登望不及。要之言八十里六十里者近是。

同年安給事磐字公石。作州志亦云。有白石如泰山之狼牙。上饒之水晶之類。置之日隙。則有五色光。日中則無。僧曰。佛現者此也。予近覓視之。大類水晶。

嘉定高任說。禽言亦云。施主佛現。施主請回。

夾江縣之伏龜山。有仙人掌洞。今稱紫府洞是已。其山雲常五色。黃色居其中。亦佛光之類耶。

蜀中山水稱嘉定。自古名人寓居其間。漢則揚子雲。晉則郭景純。唐則李太白。宋則蘇東坡。黃山谷晁公武。

咸淳間文尙忠字敦詩。隱居夾江。愛邑西江山之勝。並大觀堂築二亭。前臨翠嶺。下瞰大江。暇則擊鮮治具。招避地名人相與登臨。觴咏爲樂。

五塊石在今萬里橋之西。其一入地上。疊四石俱方。或云其下有一井。相傳以爲海眼。其南卽漢昭烈陵。予疑是當時作陵時所餘。嘉定州之金銀岡。亦有所謂五塊石。

黎州安撫司內。小廳東有梨樹一株。高九丈。圍九尺。州人取其枝以接果。豈黎以梨名耶。州人呼爲三藏梨。相傳爲唐僧西遊。植梨杖於此。曰他日州治在此。恐非實事。古稱黎杖。黎卽苜蓿。養之歷霜雪。經一二歲。其本修直。生鬼面可杖。取其輕而堅。非梨木也。

嘉定州有鳥一名山和尚一名雨道士堪作對偶。

大藏西域記云阿耨達池在香山之南大雪山北周八百里東南流入海者曰殑伽河西南流入海者曰縛芻河西北流入海者曰徙多河又潛流地下出積石山東北流入海者爲中國之河源阿耨達華言無煩惱似指所謂星宿海者殑伽華言天堂縛芻華言青徙多華言冷。

梵文甚細如敝果有五棗杏等謂之核果梨柰等謂之膚果椰子胡桃等謂之殼果松子柏仁等謂之楡果大小豆等謂之角果核殼易解膚皮膚可啖也角華言亦稱豆角惟楡頗奧按字書空外反麤糠皮謂之楡豈取義華梵不能無相通云。

金王子可南雲咏西瓜云一片冷裁潭底月六灣斜捲隴頭雲又在元世祖前矣。

深淘灘淺作堰六言石刻在灌縣相傳以爲秦李冰鑿離堆以利蜀時所爲此恐後人所爲非古詞也至於節宣水利無過此言。

蜀城謂之芙蓉城傳自孟氏今城上間栽有數株兩歲著花予適閱視見之皆淺紅一色花亦凋瘵殊不若吳中之爛然數色也。

支機石在蜀城西南隅石牛寺之側出土而立高可五尺餘石色微紫近土有一窩傍刻支機石三篆文似是唐人書迹想會橫置故刻字如之事本荒唐此石蓋出傳會然亦舊物也。

天涯石在城東門內寶光寺東之側有亭覆之舊志以爲在寧川衛李小旗家問之蜀人莫詳所始意亦

萬里橋之類。行旅之人志遠也。石首銳而微頑爾。

自複姓之外有三字姓。如侯莫陳費也。頭吐谷渾之類。四字姓則有自死獨臍井疆六斤皆夷狄之姓。夫中國無衍語。一言見一義。夷狄多侈辭。數言見一義。或曰中國用文字有定形。夷狄用聲音有長短。日行黃道。月行月道。月道交絡黃道外十三日有奇。而入經黃道。謂之交朔。凡月之行。歷二十九日五十三分。而與日相會。謂之合朔。

正字以一止爲文。前代多諱之。如齊文宣之子。

李侍御鳳翔號五石。其居近五塊石。故云。予問成都石筍遺跡。五石指五塊石是也。與少陵所賦石筍行不肖。又云五塊爲南筍。天涯石爲北筍云。

永嘉林石介夫妻娑泉石間。作萱堂以養母。客至竹牀瓦豆。具酒藪延之。佳山水無不到。獨不到郡縣。宋寧宗嘉定十三年。興元軍士張福與其黨莫簡作亂。以紅巾爲號。

予嘗欲取今之州縣推而上之。以會於禹貢之命名。因以著古今離合遷改之實爲一書。宋浦江倪朴文清嘗作輿地會元。口四十卷。惜當時以布衣著數。力不能傳。其自敘有曰。今學者大抵急於利祿。而專務於時文。故不識者不肯目。而識者未暇觀也。其言亦可悲矣。

撫州出兩大儒。前有王荆文公安石。後有吳文正公澄。向使荆公無熙豐之事。文正高不仕之節。皆程朱等輩人也。荆公值宋祚將衰。故釀禍多。文正當元運方隆。故享福盛。此士難以成敗論也。

范文穆公成大。當宋孝宗時起祠知處州。陛對論力之所及者三。曰日力。曰國力。曰天力。今盡以虛文耗之。不知一時所指者何事。後世讀之。令人有流涕者。

進宋史表。或云歐陽玄所爲最警策者。是聲容盛而武備衰。論建多而成效少。不若議論多而成功少。差爲渾成。至齊亡而訪王蠋。乃存秉節之臣。楚滅而諭魯公。堪矜守禮之國。溫厚典雅之旨。尤爲藹然。一時史官若張翥。吳當。號稱博洽。而危素亦與焉。

姚牧菴。送暢純序。稱先師賞其辭而戒之曰。弓矢爲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待其人。文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者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鈞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其論極爲痛切。牧菴嘗受業劉靜修。先師必靜修。今文集中無此議論。

岷嶓潛沱之義難解。今蜀山連綿延亘。凡居左者皆曰岷。右者皆曰嶓。凡水出於岷者皆曰江。出於嶓者皆曰漢。江別流而復合者皆曰沱。漢別流而復合者皆曰潛。恐屬方言爾。故岷謂之汶。今汶川是也。漢謂之漾。或謂之沔。或謂之羌。今沿漢水而東有寧羌州。有沔縣。又東有洋縣。卽古洋州也。洋漾聲相近。豈皆得名於漢水云。

按華陽國志云。漢有二源。東源出武都氐道漾山。因名漾。禹貢流漾爲漢是也。西源出隴西嶓冢山。會白水。經葭萌入漢。始源曰沔。故曰漢沔。

楠木材巨而良。其枝葉亦森秀可翫。成都人家庭院多植之。有成行列者。其枝葉若相迴避。然謂之讓木。

文潞公詩所謂移植虞芮間者以此。

成都學宮前綽楔。題曰神禹鄉邦。予始至視學。見而疑之。昔堯舜禹嗣興。冀爲中州兩河之間。聲教暨焉。而輿地尙未拓也。後千餘年。而周始有江漢之化。至秦盛強。蜀始通焉。彼所謂蠶叢魚鼈靈望帝者。文物未備。且在衰周之世。蜀之先可知也。禹都在今之安邑。鯀實四嶽封爲崇伯。崇今之鄂縣。其地遼絕。何得禹生於此乎。新志亦以此爲疑問之人士。皆曰。禹生於汶川之石紐村。禹穴在焉。檢舊志稱唐元和志。廣柔縣有石紐村。禹所生也。以六月六日爲降誕云。是蓋凡於巫覡之談。至宋計有功作禹廟碑。始大書曰。崇伯得有莘氏女。治水行天下。而禹生於此。其言頗爲無據。有莘氏於鯀亦不經見。按莘今之陳留。與崇近。鯀娶當或有之。鯀爲諸侯。厥有封守。九載弗績。多在河北。今諸處之鯀城是已。安得治水行天下乎。又安得以室家自隨荒裔之地。如石紐者乎。予亦疑之。雖有功亦曰。稽諸人事。理或宜然。蓋疑詞也。此必承元和志之誤。而後說益紛紛矣。此雖於事無所損益。而蜀故不可以不辨。按揚雄蜀都賦。止云禹治其江。左思三都所賦。人物奇若相如。君平文若王褒揚雄。怪若萇弘杜宇。僭若公孫劉璋。皆列。獨不及禹生耶。至宋王騰不平左詞。作賦致辨。頗極辭鋒。亦云岷山導江。歷經營於禹蹟。其後云。鯀爲父而禹子。此槩人倫之辨爾。亦不言禹所生也。又按華陽國志。載禹治水命巴蜀。以屬梁州。禹娶於塗山。辛壬癸甲而去。生子啓。呱呱啼。不及視。三過其門而不入室。務在救時。今江州之塗山是也。帝禹之廟銘存焉。志作於晉常璩。可謂博雅矣。況留意蜀之材賢。然亦不云禹所生也。今徒以石紐

有禹穴二字證之。又安知非後人所爲耶。禹穴實在今會稽。窆石在焉。古稱穴居衆詞也。禹平水土時已爲司空。恐不穴居。今言穴蓋墓處非生處也。古今集記則云。岷山水源分二派。正南入溢村。至石紐過汶川。則禹之所導江也。由是言之。石紐蓋禹蹟之始。而非謂禹所生也。又按塗山亦有數說。江州今重慶之巴縣。有山曰塗。鳳陽之懷遠古鍾離也。自有塗山啓母石在焉。江州治水所經。鍾離帝都爲近。未知孰是。蘇鶚又云。塗山有四。皆禹迹也。併指會稽與當塗云。宋景濂游山記甚詳。然亦不能決。孔安國曰。塗山國名非山也。史記所載啓禹之子。其母塗山氏之女。又似姓氏。猶今司馬氏歐陽氏之謂。恐亦非國名也。聊附所疑於此。

嘗聞前輩云。本朝國體與前代不同者三事。其一指北虜以爲不可一日忘備。漢唐故事但驅出境外而已。今得戶部移文開稱。宣府歲用銀九十二萬五千九百餘兩。大同歲用銀九十九萬二千四百六十餘兩。遼東歲用銀三十九萬四千八百七十餘兩。延綏歲用糧料五十二萬一千三十六石零。寧夏歲用糧料五十三萬四千二百五石。草三百九十三萬九千六百餘束。甘肅歲用糧料六十九萬七千六百零。草五百二十萬三千八百五十四束。大約歲費四百餘萬。而隨時用兵不與焉。今上大工之費。近得工部總計九十餘萬。只大木一項。四川已用九十萬。尙須九十萬可足。川之民力可念也。

貴州金竺長官司有僧寺曰羅永菴。有一僧題二詩於壁間曰。風塵一夕忽南侵。天命潛移四海心。鳳返丹山紅日遠。龍歸滄海碧雲深。紫微有象星還拱。山漏無聲水自沈。遙想禁城今夜月。六宮猶望翠華

臨。閱。罷。楞。嚴。磬。懶。敲。笑。看。黃。屋。寄。團。瓢。南。來。瘴。嶺。千。層。迴。北。望。天。門。萬。里。遙。款。段。久。忘。飛。鳳。輦。袈。裟。新
換。袞。龍。袍。百。官。此。日。知。何。處。惟。有。羣。烏。早。晚。朝。人。知。爲。建。文。君。僧。遂。避。去。其。詩。至。今。留。菴。中。衛。方。伯。正
夫。傳。其。事。漫。記。之。以。備。一。說。



資 談 部 益

著 度 宇 何

本館據學海類編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益部談資卷上

明 安陸何字度仁仲著

王逸少生平最愛蜀之山川。渴欲一遊。與周益州書云。省足下別疏。具彼土山川諸奇。楊雄蜀都。左太冲三都。殊爲不備悉。但言此心已馳于彼矣。又云。吾有七兒。惟一小者未婚。過此便得至彼。得果此緣一段奇事。又云。鹽井火井皆有。不峨眉山夏含霜雹。碑板之所聞。崑崙之伯仲也。其言不一而足。雖雅志未酬。千載之下。猶與此中山水爭勝。

逸少帖。遊目汶領。卽岷嶺。用古字也。與謝東山書。嘉州舊有石刻。今不復存。

宋陸務觀。范石湖。皆作記妙手。一有入蜀記。一有吳船記。載三峽風物。不異丹青圖畫。讀之躍然。

益州蒼舊傳。漢陳壽作。益州記。漢李膺作。華陽國志。晉常璩作。成都記。唐盧求作。蜀檣杙。宋張唐英作。成都古今集記。宋趙抃作。續記。宋王剛中作。蜀鑑。宋李文子作。丙丁二記。宋范石湖。胡長文作。夔記。本朝郭棐作。諸書僅華陽國志。蜀鑑。蜀檣杙。夔紀。有刻。餘俱漫漶久矣。

玉壘。青城。俱在灌縣。雪山在茂州。峨帽在嘉定。李白讀書匡山在彰明。劍閣在閬中。峒峽在眉州。瓦屋在榮經。俱海內名山。鼎峙珠聯。盈于境內。

全蜀藝文志。楊用修所編也。網羅金石鼎彝。秦漢之文幾盡。可謂博矣。然惜太繁。刻在藩司。已不存。太平

清話云。四川總志。惟藝文一卷。乃用修所選。立例最古。似殊不然。豈俱未見二書乎。

蜀之山。大約近江源者。皆謂之岷山。峰連岡屬。千里不絕。今俗謂青城爲岷山者。以此。又聞凡稱岷嶓者。該衆山言也。凡稱沱潛者。該衆水言也。蓋蜀山之居左者。皆曰岷。居右者。皆曰嶓。水出于岷者。皆謂之江。出於嶓者。皆謂之漢。或謂之漾。或謂之沔。出于江而別流。別而復合。皆謂之沱。出于漢而別流。別而復合。皆謂之潛。古今論岷嶓沱潛者衆矣。參差不一。莫得其真。惟由不知左者。皆得爲岷。右者。皆得爲嶓。而獨指茂州之汶山爲岷山。金牛之嶓冢爲嶓山。隘矣。然今嶓冢又改隸陝西。非蜀可得竝論也。

蜀之水。宋王象言之頗悉。四瀆惟江最大。發于岷。逕夔荆而入于海。自蜀而言江之外。其水有七。出于緜州者。緜水。出于什邡者。洛水。分流于永康者。湍水。三水皆合于雒。自雒逕懷安。簡資。富順。至瀘。與江水會。總曰內水。發源于江。迓緜。潼東。至於合。曰涪水。發源于沔。逕大安。利。閬。合于涪水。曰嘉陵水。發源于小巴嶺。逕巴蓬。至于渠。曰巴水。出萬頃地。逕與巴水合。曰渠水。巴渠二水合。而與嘉陵涪水會。以達于渝。而江始大。若分流。出夷中。入中國。以附于江者。有三。曰青衣。曰羊山。曰馬湖。青衣逕洪雅。夾江而下。羊山逕漢源。至嘉定。馬湖自夷都。流至敘。俱與江合。而下夔峽。惟漢水出嶓冢。與江分流。由漢金趨襄。至江夏。大別山始與江合。而達于海。

蜀之文人才士。每出。皆表儀一代。領袖百家。漢如楊雄。王褒。司馬相如。唐如陳子昂。李白。宋如蘇家父子。元如虞集。豈他方所能比擬。然不特此。香奩之彥。若花葉。當壚。製箋。才情。豈在人下。

火井。邛州、蓬溪、富順咸有之。蜀都賦：火井煖於幽泉，高焰煽于天陲。註曰：欲出其火，先以家火投之，須臾焰出，以竹筒盛之，其火無灰，井有水，火取片，火煮水一斛，得鹽五斗，家火然之，則鹽滅。邛州南設有火井巡檢司。蓬溪者，地窪若池，以火引之，有聲隱隱出地中，少頃炎熾，夏月積雨停水，則焰生水上，水爲之沸，而寒如故。秋冬水涸，則土上有焰，觀者至焚衣裾。

油井。在嘉州、眉州、青神、井研、洪雅、犍爲諸縣。居人皆用之。然燈，官長夜行，則以竹筒貯而然之，一筒可行數里，價減常油之半，光明無異。

茶爲蜀中郡邑常產，蒙嶺在名中，霧中大義，俱擅古今名品。世又謂峨帽之味，初苦而終甘。茶經又云：瀘茶味佳，飲之療風，若余所見，成都之灌縣，夔門之開縣，初春所採，不減江南。

鹽井。各州邑多有之，大小不一，深可數十丈，上孔僅杯盂大，用竹作長筒，垂下取水，而煎曬，卽成鹽。業此有成富者，亦有家爲之累者，隨其所遇，然開井祇憑堪輿家言，不知何術得此。

大禹史稱生于西羌，方輿志謂今石泉縣之石紐村，是其發祥地也。山石紐結，題有禹穴二字，傳爲李太白所書。塗山氏之塗山，今在重慶城外，卽其后家耳。後因巡狩而南，崩于會稽，會稽亦有禹穴者，乃其葬處。

元帝幻身，在今中江之雲臺山，峰岫逶迤，殿宇宏麗，乞靈者踵接，另有志可考。

文昌帝君傳云：降生于越之西，雋之南，兩郡之間。今之梓潼縣是也。志稱祠中刻有帝親筆書，自作紫府

飛霞洞記。落筆精妙。命詞簡遠。惜未得覩。許真君名遜。洪州人也。嘗爲德陽縣令。有仙術。歲歉。點石化金以濟民。今縣治有煉丹井。煉丹臺。遺跡存焉。卽豫章鐵柱宮所祀者。

大峨山者。普賢大士道場。西竺僧所稱高出五岳。秀甲九州。震旦第一山也。有蘇稽渡。故子瞻讀書處。及魏鶴山。陳圖南諸墨蹟。石下泉水。云與楚玉泉寺通。郭景純賦。峨眉爲泉陽之揭。殆是乎。歌鳳臺。爲昔楚狂棲隱處。中峰寺。有孫思邈藥鼎。小鳥如鸚鵡。鳴曰佛現。向人合掌取食。蒼鼠成羣。了不避人。石徑寸者。常放光。日射如虹。入蜀不遊此。何以稱奇。

宋祁有益部方物贊。曰海櫻。曰柑。曰橙。曰竹柏。曰海芋。曰紅豆。曰紫竹。曰慈竹。曰櫻竹。曰方竹。曰柑。曰赤鷓芋。曰綠蒲萄。曰天師栗。曰天仙果。曰隈支。曰錦被堆。曰錦帶花。曰石蟬花。曰長生草。曰瑞草。曰紅蕉花。曰重葉海棠。曰月季花。曰佛豆。添色拒霜花。曰黃荼蘼。曰艾子。曰鴛鴦草。曰娛美人草。曰仙人縉。曰羞寒花。曰瑞聖花。曰七寶花。曰旌節花。曰娑羅花。曰木蓮花。曰鵝毛玉鳳花。曰蒟。曰眞珠菜。曰朝日蓮。曰蟬花。曰燭麻。曰水硫黃。曰附子。曰石瓜。曰芎。曰大黃。曰餘甘子。曰金星草。曰桐花鳳。曰紅桐。曰荏雀。曰護花鳥。曰百舌鳥。曰玃。曰龍羊。曰獾。曰魴魚。曰嘉魚。曰鮓魚。曰黑頭魚。曰沙綠魚。曰石鼈魚。曰金蟲。凡六十五種。

武擔山在藩司右。西蜀記。蜀王開明妃死。遣五丁擔土爲冢而成。以是得名。史稱昭烈卽位于武擔山之

南卽此。

楊妃池在灌縣東。太真外傳云：妃父元炎爲蜀州司戶，妃生蜀，嘗誤墜池中，故後世池以妃名。文君井在邛州，采蘭雜志載：文君閨中一井，文君手汲則甘香，沐浴則滑澤鮮好，他人汲之，與常井等。今白鶴驛中之井是也。水尙清澈，州人釀酒必取之。

眉州象耳山，舊有李白題石云：夜來月下臥醒，花影零落，滿人衣袖，疑如濯魄冰壺也。真千古佳話。播州今改遵義府，卽漢之牂牁，唐之夜郎也。李白貶于此，志載流寓，以白稱首。

簡州逍遙洞有漢碑，止十二字云：漢安元年四月十八日會仙友。旁書東漢仙集留題，乃古隸。

資縣有唐顏魯公書中興頌，刻于廢寺磨崖上，石理甚粗，字半漫滅，去碑五里。河名唐明渡，云明皇駐蹕之所。

資縣球溪有僧化去，今九年矣。幻體如生，或稱曰活佛，或曰乾和尚，葉令爲繪圖，作詩表之。

眉州有蘇長公水坻小像，李龍眠畫，子由贊，雖國初重刻，不失古意。又有長公馬券刻，黃魯直跋，及醉翁亭記，水調歌頭諸碑，皆近代效濫，黃鏞者。

潼川卽古梓州，城外牛頭寺在焉，形如伏牛，竹樹迢遞，不負昔賢稱賞。問牛頭之稱，山僧指以路旁小石，而州之俗人又刻龍于石，俱可笑也。山上俯視城郭，江流如畫，第青山意不盡之句，無一碑刻，不免是此邦缺事。

漢州古廣漢也。新都卽楊用修古里宅第不甚宏麗。問之遺書。僅存一二。

杜宇亦曰杜鵑。蜀人稱爲望帝魂所化。其說前人言之詳矣。志稱成都有望帝廟。

荔枝。斂馬。瀘。涪。合俱出。嘉定富順亦有之。斂。瀘爲上。涪。合爲次。嘉州今止一二株。屬之蜀藩。華陽國志載漢宣帝時。荔枝開日。二千石張具其下。邀賓賞之。一騎紅塵妃子笑。蓋從棧道入關耳。涪舊有妃子園。顆最肥大。馬馳七日夜。卽抵長安。其速如此。所謂無人知是荔枝來也。重慶營昌諸處。又聞亦有龍眼。

白居易爲木蓮荔枝圖。各紀其狀。曰。荔枝生巴峽門。樹形團團如帷蓋。葉如桂。冬青華如橘。春榮實如丹。夏熟。朶如蒲桃。核如枇杷。殼如紅繒。膜如紫綃。瓢肉潔白如冰雪。漿液甘酸如醴如酪。若離本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三日而味變。四五日外香味盡去矣。

邛竹出邛州之邛崃山。卽古臨邛地也。漢張騫奉使西域。得高節竹。還而植此。今人取以爲杖。鶴膝者佳。又敘州亦出此竹。雅州復有一種。名羅漢竹。皆爲杖之具。

海棠有色而無香。惟嘉州色香竝勝。大足治中舊有香霏閣。號曰海棠香國。謂杜子美諱母乳名。詩中不及。恐亦宋人傳會。

諸葛菜卽古之蔓菁。今之紅蘿蔔也。武侯謂視諸蔬有六利。四時各食其根莖心葉。令軍中所至咸種。蜀故以是名之。

蒟醬見于相如。揚雄。左思諸賦中。註云。緣木而生。其子如桑椹。蓋夔道通越雋之地。出蒟。夔人取以爲醬。

夔地卽今敘州也。問之莫答。或云今之雞鬚油。及滇中窠葉。皆相彷彿。皆灼註。拘音矩。徐廣注拘亦作蒟。音窠。

蜀樛杙。載孟昶。十月宴芳林園。賞紅椀花。乃青城山進三粒子種之而成者。其花六出而紅。清香如梅。今不可得見。

傳稱雷威作琴。不必皆桐。遇大風雪之日。酣飲。著篋笠。獨往峨嵋山深松中。聽其聲。連延悠揚者。伐之。斲以爲琴。有最愛重者。以松雪名之。故世稱雷威琴。

東川有夷一種。名曰夔人。烏蒙卽古竇地。漢爲牂牁郡。鎮雄卽古芒部地。天全卽古氏羌地。黎州卽古西南夷笮都地。漢爲沈黎郡。龍安卽古冉驪地。松潘亦古氏羌地。漢設護羌校尉居此。雪嶺在其境內。建昌卽古越氏羌雋郡。又謂之獯郡。其夷又謂之羅羅。

西番與蜀相近。貢道必由錦城。有三歲一至者。有一歲一至者。其貢則小鍍金銅佛。銅小寶塔。彩色小畫佛。銅鐵刀劍盔甲。及珊瑚。吹噤香。舍利子。氍毹諸貨也。舍利子。止小菘豆大。紅紫色。用香緜包裹。問其俗。云伊國人初生時。卽能言前生功果者。國王拜爲國師。僧人老死。能前知死期。而以所餘付後人者。國人卽謂眞佛。遂合衆同焚。從灰爐中得舍利。今來獻貢之。僧皆係中年。紅補衣。僧帽。束五彩軟帶。乃伊國之尊官法師。中朝之賜衣也。言語不通中華。食牛羊肉而飲酒。番物名不一。志載惟足力麻。鐵力麻。氍毹三種。而自蜀人言者。有曰細毯。工布氈。絨絨。邊工毯。姜納大貨。貼裏縣。惟憑粗細顏色定價值。

川扇不知起自何時。然李德裕有畫桐華鳳扇賦云。未若繪茲禽于素扇。動涼風于羅薦。則唐時此地已嘗製之矣。竹本蜀所富有。第不甚堅厚。紙則出嘉州彭縣。輕細柔薄。惟可製扇。是其來已非一日。欲不充貢得乎。

諸葛鼓乃銅鑄者。其形圓。上寬而中束。下則敞口。大約若今楂斗之倒置也。面有四水獸。四周有細花紋。其色不甚碧綠。擊之彭彭有聲如鼓云。置于水擊之。其聲更鉅。

長腰鼓。卽古之蜡鼓也。長七八尺。以木爲桶。腰用篾束二三道。塗以土泥。兩頭用皮幪之。三四人橫擡扛擊。州郡獻春。及田間秧種時。農夫皆擊此。復雜以巴渝之曲。

熊之爲物。多係獸形。諸深山中。人跡罕到處。皆有之。力能食虎。其皮色黑而大。勝于虎。掌味固佳。然聞身之味亦不減。

道書載中國名山。青城、峨嵋、爲西嶽佐理。又三佐命山及十大洞天。皆有青城。而福地七十二。則巫山、臨邛、平都在其列。

青城山。唐杜光庭記。岷山連峰接岫。千里不絕。青城乃第一峰也。山有七十二小洞。八大洞。道書以爲第五洞天。神仙都會之處。

八陣圖有三處。一在新都牟彌鎮。一百二十有八。當頭陣法也。一在夔州。六十有四。方陣法也。一在碁盤市。二百五十有六。下營法也。

劍閣兩崖峻拔。鑿石架閣。而爲棧道。秦司馬錯由此伐蜀。

籌筆驛。在廣元。武侯出師。嘗駐于此。唐李義山詩云。魚鳥猶疑畏簡書。風雲長爲護儲胥。徒令上將揮神筆。終見降王走傳車。此其地也。

石繖。在安廣。石船在大竹。俱江中。皆以形名。

聖燈。蓬山者爲最。初出三四點。漸至數十點。高下相應。離合不常。未知何物。

虎豹。此邦常產。其鞞艾葉金錢爲佳。然聞有銀邊金錢者。羊名蟠者。其角年久而蟠。皮可坐數人。羚羊。皮毛色青。兵中臥之。有警則自動。天狗。皮毛純白。嚴寒坐臥之處。雪爲不積。皆出諸夷山中。

火浣布。不朽木。俱出于建昌夷中。其布卽取此木之絲而成。焚之。然而無灰。焰過仍還故物。

兔之白者。自是一種。安縣間有攜至會城者。予因憶向年家食。曾于沔州費兵憲處。見有三小白鹿。云自關中攜歸。身白而目紅。儼如圖畫中所繪。豈凡物皆有白色。特未之多見乎。

鯢魚。一名魴。一名鱗。出榮經河中。大首長尾。而有四足。能援樹攀木。聲作兒啼。土人皆食之。

雪蛆。產于岷峨深澗中。積雪春夏不消而成者。其形如蠅。但無刺。肥白。長五六寸。腹中惟水。身能申縮。取而食之。須在旦夕。否則化矣。

香豬。土犬。建昌松潘俱出。香豬小而肥。肉頗香。入冬醃以餽人。土犬亦小而肥美。羣遊稻田。一犬登樹而望。如有捕者。則先鳴吠。令衆犬奔逸。

黃庭堅嘗謫涪州守。因自號曰涪翁。李白嘗避難過涪州。故今鎮名曰李渡。

中巖諸詎。那尊者道場。離青神南五里。寺臨江干。有水月閣。下更逼江水。喚魚池在巖石下。小魚百十頭。僧拍手始集。三石筍從地而起。石逕高峻宛曲。泉從兩山而下。頗盡林壑之美。

凌雲山與嘉州對岸。石壁鑄千佛。內彌勒像。首攢峰頂。趾齧江水。高三百六十尺。唐韋皋所造。寺之殿閣磴道。依山盤曲。前望峨眉三峯。下俯眉雅諸水。真江山輻輳處也。寺左有蘇長公墨池。著書堂。長公云。天下山水在蜀。蜀之山水在嘉。嘉之山水在凌雲。

蜀中水陸舟車所經。凡有巖石。莫不鑄佛像。豈地近西番。前代風氣滌染如此。

保寧郡治。前對翠屏山。江流環遶其下。閭閻殷富。北川奧區也。張桓侯墓。卽在治旁。廟宇巍峩。郡人咸嚴事之。出郭而西。經槐樹。施店。柏林。圓山。龍潭。五驛。始抵廣元。重岡複嶺。道路緜邈。行者苦之。關曰二郎。曰柏。曰梅。皆極險峻。擅登青天之譽。

廣元。卽利州。古之葭萌也。出郭數里。石壁臨江。鑄大小佛像幾滿。非近代物。車馬遶岸而行。下視深潭。毛爲之豎。宛然又一巫峽也。

廣元而西。經河沙。神宣。黃垠。三驛。始出蜀境。巖嶺斗削。四無人煙。行者如臨絕境。視之歸巫道路。僅讓一籌。

七盤嶺。乃秦蜀分界處。一峯插天。萬石羅列。中開一線之道。而下俯絕澗。誦岑嘉州。杜工部之句。不覺七

盤日月飛動。

蜀中諸郡天氣不一。重夔四面皆山城。基少土。冬雖不寒。夏則最熱。六七月間。裸體終日。曠曠如醉夢中。夜寢汗透枕簟。惟錦城隆冬時。或揮扇。夏夜間覆單衾。乃四時陰多晴少。數郡皆同。每誦子美蜀星陰見少。江雨夜聞多。感嘆此老信是詩史。

松潘去省不旬日。聞彼中最寒。臥室之內。冬必爨火重裘。盛夏一雨。卽擁絮炙炭。蓋近西北地氣使然。蜀江界兩山間。卽風亦無波。舟且不篷。奈何禍常不測。予目擊之。始得其故。蓋灘急水駛。怪石林立。舟薄而載重。長年每情客爲之。突然遇石。鮮不齏粉。是以絕無顛覆。惟有沈溺。患生于頃刻無事時。非如大江風波。可以閃避也。誠能反是。安得有虞。

出師表。五月渡瀘。以水色黑得名。今之金沙江是也。滇蜀之交。一在武定之南。一在姚安之左。

益部談資卷中

成都一名錦城。一名錦官城。秦張儀所築。有大城、少城、子城三區。後始改合附郭縣二。曰成都。曰華陽。華陽古國名也。

成都城外皆平壤。竹樹蒼蔚。田地膏腴。江河諸流。交錯貫絡。昔稱天府沃野。信非虛語。

江從灌口來。夏秋水漲。闊盈里許。冬春水涸。如帶。邦人或以河名之。

錦城又名芙蓉城。昔蜀孟昶僧擬宮苑。城上盡種芙蓉。謂左右曰。眞錦城也。後世因之。亦種芙蓉于上。有直指登城。不便輿從。命稍芟之。軍卒因盡蒐去。

東南角樓。榜曰芙蓉樓。名雖佳。規製不甚鉅麗。宴會亦不恆到。

西南角樓。榜曰錦江春色。俯視江河諸流。青羊浣溪諸處。景物差勝。

環城爲橋者四。曰駟馬。卽相如題柱處。舊昇仙也。南曰萬里。取孔明送費禕聘吳曰。萬里之行始于此之義。東曰錦濯。西曰浣花。名皆古雅可誦。

唐史載元宗狩蜀。至萬里橋。問橋名。左右對以萬里。元宗歎曰。開元末。僧一行謂更二十年國有難。朕當遠遊至萬里之外。此是也。遂駐蹕成都。

文翁禮殿。今學宮卽其故址。云漢文翁立學。作石室。繪三皇、五帝、仲尼、七十二賢。及兩漢君臣像于其中。

祀之。至唐已漫滅。宋嘉祐中。重爲摹寫。增至一百七十三人。今學宮止有孔門諸弟子石刻。不知仍是故物否。其餘不可見矣。因錄其姓名。

盤古。伏羲。神農。蒼頡。沮誦。黃帝。少昊。高陽。祝融。高辛。堯。舜。禹。咎繇。
稷。契。伯夷。夔。湯。伊尹。高宗。傅說。太王。王季。太伯。文王。太顛。閔天。散
宜生。南宮括。武王。太公。周公。成王。召公。仲山甫。宣王。管仲。子產。李冰。老
子。蕭何。張良。叔孫通。陸賈。漢文帝。賈誼。文翁。漢武帝。董仲舒。公孫宏。倪寬。
司馬相如。王吉。蕭奮。勝戴。匡衡。王尊。李疆。莊君平。劉向。楊雄。漢光武。鄧禹。
張堪。張湛。桓溫。劉平。鍾興。第五倫。廉范。班固。黃昌。种暠。馬融。李膺。高鎮。
陳寔。服虔。陳紀。鄭元。諸葛亮。龐統。董和。費詩。譙周。鍾繇。王肅。羊祜。張華。
杜預。王濬。夏侯湛。喬智明。范廣。謝安。桓石虔。

蜀錦之名。其來久矣。城名錦官。江名濯錦。而蜀都賦云。具錦斐成。濯色江波。遊蜀記云。成都有九壁村。出美錦。歲充貢。宋朝歲輸上供。轉運給其費。府掌其事。元豐中建錦院。歲募軍匠五百人。其錦之名。凡三十餘種。今惟蜀藩製之名無多。而價甚昂。不可易得。

蜀箋。古已有名。至唐而後盛。至薛濤而後精。據譜云。箋之名不一。有曰玉版。曰表光。曰貢余。曰經屑。或布紋。或綾綺文。或人物花木蟲魚鼎彝文。唐韓浦詩云。十樣鸞箋出益州。寄來新自浣溪頭。則又倍多于濤。

製更有小而僅可書一詩者。乃今蜀藩所造。僅純白一種。清瑩光細。長餘五六尺。寬僅三二尺。亦無諸花紋。遠讓古昔多矣。

十箋者。曰深紅。曰粉紅。曰杏紅。曰明黃。曰深青。曰淺青。曰深綠。曰淺綠。曰銅綠。曰淺雲。又有松花金。流沙。彩霞。金粉。桃花。冷金之別。皆其異名。

史載王衍以霞光箋五百幅賜金堂。今張蠟霞光。卽深紅箋也。又有百韻箋。以其幅長可寫百韻詩。其次學士箋。比百韻較短。何今日輒無一種。

漢昭烈帝惠陵。去城南五里。古冢巍然。石碑僅未斷。傍卽昭烈廟。頗壯麗。用武侯諸將配享。前有穹碑。以亭覆之。乃唐之裴度記。柳公綽書也。會城古碑僅有此。予謂衢口當樹一坊。名曰漢昭烈陵廟。嘗請之當道。未果。

楊雄舊宅。在府治西。成都縣治。其舊址也。今藩司前有墨池。草元亭在焉。誦岑參詩。吾悲子雲居。寂寞人已去。娟娟西江月。猶照草元處。爲之悵然。宋米芾有墨池碑字。

子雲家貧嗜酒。問字者多載酒而往。清賞錄載昔有隄爲人得雄草元之硯。如今製。但去圭角。王褒宅在資陽。墓在資縣。舊碑剝落不堪讀。李白宅在彰明。聞有碑刻在焉。

花藥夫人宅。在灌縣。夫人姓費氏。青城人。以賦宮詞百首著名。全蜀藝文志仍載有遺詩百首。是楊用修收者。

嚴君平墓。在新都。有碑。樹于道傍。賣卜之肆。在省城。漢明帝諱莊。故史記改莊爲嚴。以莊與嚴古同義。武侯祠。在城西浣花谿上。與子美草堂相接。廟貌雖未頽壞。森森之柏。則不復存。

相如宅。在城西南五里。又云在市橋西。今琴臺去城西五里。豈非其處乎。秀柏參差。當壚滌器風流。宛可想見。

傳謂相如死。文君爲作誄。是文君豈徒以色稱者。

支機石。在城西隅。卽嚴真觀。今以一亭覆之。高不盈丈。頑石無他奇。晉張華博物志。有人居海上。乘槎到天河。得一石歸。以問嚴君平。今蜀人相傳卽此。

子美石筍行。云在成都西門陌上。按志。有二株雙蹲。一南一北。南者高于北。以公孫時嘗折也。今徧問故老。于西門外竟無有也。豈後又盡被折去耶。

城南市名五塊石。有大石五片。疊疊其上。云石下有海眼。豈卽石筍年久傾斷置此乎。又云。五丁所置。下有海眼。

青羊宮。在城西南。竹樹青葱。殿宇宏麗。宴會多往焉。昔老聃謂關令尹喜曰。後于青羊肆相尋。卽此地。

杜少陵。勝國時加諡文貞。祠在浣花溪上。云卽草堂舊址。人多以草堂呼之。祠後堂匾。陳方伯鑒書。卽萬里橋西一草堂。棟宇尙未傾圮。蓋監司郡邑常宴會處。予稍爲之修葺。鏞公遺像及唐本傳于石。榜署皆用公詩。而櫟括之曰。背郭堂成。錦里溪山千古在。緣江路熟。青郊竹樹四時新。又萬丈光芒。信有文章驚

海內千年豔慕，猶勞車馬駐江干。又萬里橋西，草堂佳句如新，宛見卜居之興。百花潭上，水檻蒼波依舊，長留懷古之思，不知堪博此公捧腹否。

浣花溪中，一洲橫出，下卽百花潭也。舊有洲上亭一，跨水橋亭一，名皆無謂。予易以浮槎，滄浪二榜，及增益竹樹于上，子美有靈，當亦稱快。

武侯、工部二祠之中，有寺一名草堂，一名中寺。前代爲尼居，名桃花寺。隋文帝時，始易以僧。大歷中，崔寧鎮蜀，以冀國夫人任氏本浣花女，遂重修之，繪任氏眞于其中。會昌中，欲毀寺，夜聞女子啼泣之聲，中止。已而禱雨有驗，本朝賜名梵安寺。

百花潭口，舊有任氏一碑，立于風雨中，予令人滌去苔蘚讀之，乃宋熙寧年間吳中復撰八分書也。字半漫滅，略可成誦。知夫人微時，見一僧墜污渠，爲濯其衣，百花湧出，因而名其潭。後杜少陵、薛濤皆買居潭側。

薛濤，唐之青樓人也。其詩云：聞道邊城苦，于今到始知。好將塞下曲，唱與隴頭兒。濤本長安良家女，父卒于蜀，失身爲妓。晚歲住居碧雞坊。王建贈詩云：萬里橋邊女校書，枇杷花裏閉門居。掃眉才子知多少，管領春風總不如。墓在江干，碑題唐女校書薛宏度墓。宏度名蓋濤，小字云。卒時年七十三。段文昌爲撰志銘。一時名士如韋皋、李德裕、元稹、白居易、裴度、杜牧、劉禹錫、張祐、咸與之唱和。

薛濤井，舊名玉女津。在錦江南岸，水極清澈，石欄周環。久屬蜀藩爲製箋處，有堂室數楹，令卒守之。每年

定期命匠製紙。用以爲入京表疏。市無買者。

石犀寺。俗稱曰石牛寺。華陽國志云。□□年間建。今佛殿之前。有一大石。其形如犀。殿中又有水眼如井。云其水與海通。有太和年間馬季武寫經石幢。

射洪祠。在北門外驛傍。傳云。蜀獻王初之國。夢有神冠冕來謁者。王問爲誰。對曰。陳子昂也。今爲射洪土神。王駕過。護送至此。王因其地立祠祀之。世因謂子昂爲蜀土神。

大慈寺。唐至德年建。舊有元宗書大聖慈寺四字。寶光寺卽故興福寺。亦創自唐時。惜皆無舊碑可考。

東坡云。古今畫水。多作平遠細皴。其善者不過能爲波頭起伏。唐處士孫位始出新意。盡水之變。號稱神逸。其後蜀人黃筌。孫知微。皆得其筆法。嘗于大慈寺四壁。作輸瀉跳蹙之勢。洶洶若崩岸也。知微死。畫法中絕。今大慈寺故在也。四壁安能復覩。

桐花鳳。志稱。成都春日。桐花開時。有鳥小而具五色如鳳形。盤旋樹上。桐花謝。莫知所之。問之郡人。亦不多見。

鸚鵡。成都甚多。梁山諸縣亦有之。春時飛鳴如陣。每過浣谿樹下。停車側耳者久之。

楊梅。蜀藩夏日相餽。亦鹽水浸者。顆味俱讓吳下。

醪蘂花。志載。惟成都最佳。予見三種。曰白玉盃。曰出爐銀。曰雲南紅。色香俱美。可敵南中黃蓋薇。牡丹諸色俱備。千葉而大如毬。兩都所不及也。一名魚血紅者。獨豔。惟無黃者。

山茶有雲南紅、石榴紅、謝萬定數種。朶大勝芍藥。重瓣如芙蓉。土人自能接。他處所莫匹也。寶珠雖有。又拜下風矣。

素馨紅者白者俱奇品。紅開于春。白開于秋。桂之丹者。色亦甲于南中。茉莉枝如藤。花瓣稍大。山蘭四季有花。香氣襲人。又有一種葉稍大。紅黃白三色。而窮冬新正盛開。名曰蟬花。則尤異也。賽蘭香葉如菟豆。開花似粟。香亦清遠。此中人甚愛重。然云蘭爲所賽。似未必然。楊用修伊蘭賦。謂不足于豔。而有餘于香。載之鬢紛。經旬猶馨。古人用紉佩類浴。西番有伊蒲佛供。卽是此花。鄆筒酒乃鄆人剝大竹爲筒。貯春釀于中。相傳山濤治鄆。用筍管釀醱作酒。經旬方開。香聞百步。今其製不傳。

檉木籠竹。惟成都最多。江干村畔。蒼蔚可愛。每見必誦杜甫礙月吟風之句。第檉字音欺。不見字書。

金馬碧雞祠。在北門內金馬坊側。漢宣帝聞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遣諫議大夫王褒醮祭。此宋賜廟額。曰昭應。今仍稱金馬云。

蠶叢祠。在府治西南。蠶叢初爲蜀侯。後稱王。教民桑蠶。蜀人至今德之。

八蜡祠。在城東南隅。有司春秋致祭。八蜡神者。先穡、先農、司穡、郵表、嘷、貓、虎、坊、水庸也。

宋景濂。國初仕學士。致政歸青蘿山。因其孫以罪被刑。安置公茂州。子瓚隨侍之。蜀間關萬里。卒于夔門。瓚與家人皆相繼而歿。蜀獻王憐之。移葬于成都之東郊。卽今之淨居寺也。祠廟宏整。有司歲舉祀焉。其

遺裔尙有存者。方孝孺嘗應蜀藩聘至。因竝立祠于左。

仙宮佛院。成都頗盛。半創自獻王之國時。累代藩封。中貴從而增益之。殿宇廊廡。華麗高敞。觀如元天。雲

臺。寺如昭覺。金像淨居。淨因。俗名福萬金沙。廟如昭烈。宮如青羊。俱不減兩都規模。足供遊眺。

諸寺間藏有佛牙。甚至重七斤餘者。錦袂宋匣。珍襲嚴祀。余頗疑之。偶檢本草。豹之齒骨極堅。人得之詐

爲佛牙。以誑俗。爲之爽然自失。此可以一洗蜀僧之陋。

楊用修著述之富。古今罕儔。予所見已刻者二十九種。升庵全集。升庵詩集。升庵詩話。楊子卮言。赤牘清

裁。詞林萬選。丹鉛要錄。丹鉛總錄。丹鉛摘錄。丹鉛餘錄。丹鉛續錄。藝林伐山。墨池瑣錄。詩話補遺。五言律

祖。絕句辨體。禪林鉤元。水經古文。韻語轉註。古音略。古音駢字。古奇複字。古音附錄。異魚圖贊。韻林原訓。

李詩選。杜詩選。風雅遺編。皇明詩抄。未見已刻者三十九種。南中續集。玉堂集。長短句。長短句續集。書品。

詞品。金石古文。畫跋。赤牘拾遺。選詩外編。選詩拾遺。唐絕精選。唐音百絕。唐絕增奇。六言詩選。古文音釋。

古音獵要。古音叢目。奇字韻。古文參同契。溫泉詩集。洞天元紀。檀弓叢訓。禪藻集。譚苑醍醐。陶情樂府。樂

府續集。篋篋新詠。墟戶錄。滇載記。脈位圖說。連夜吟。卷月節詞。千里面談。經義模範。崔氏志銘。山海經補

註。七十行戍藁。聞未刻者尙有七十一種。各史要語。晉史精語。夏小正解。管子敍錄。莊子刊誤。古雋。謝華

啓秀。羣書麗句。文海釣鼈。名奏箚英。四詩表證。古文韻語別錄。古文詩選。皇明詩續抄。詩林振秀。五言絕

選。選唐百絕。寰中秀句。古今柳詩。古諺。古今風謠。蒼珥紀遊。填詞選格。百琲明珠。詞苑增奇。草堂詩餘補

遺六書傳證。六書探頤。篆韻索隱。古篆要略。六書統摘要錄。駢銘心神品。韻藻。晞錢。瓠筆。清暑錄。希姓錄。渾程紀。書畫名跋。書畫神品目。素問糾略。羣豔傳神。江花品藻。演候記。引書品托。丹鉛別錄。丹鉛閨錄。丹鉛贅錄。升庵經說。文遊餘錄。卮言閨錄。敝帚。病榻手歌。蘇黃詩髓。宛陵六一詩選。五言三韻詩選。五言別選。宋詩選。元詩選。羣公四六節文。古韻詩略。說文先訓。古今詞英。填詞玉屑。六書練證。逸古編。經書指要。唐史要偶語。六書索隱。總之一百四十種。

用修之夫人能詩。其一律一詞。已載之王元美藝苑卮言矣。今從伊里人更得數首。曰珠淚紛紛滴硯池。斷腸忍寫斷腸詩。自從那日同攜手。直到而今懶畫眉。無藥可療長夜恨。有錢難買少年時。殷勤囑付春山鳥。早向江南勸客歸。又懶把音書寄日邊。別離經歲又經年。郎君自是無歸意。何處春山不杜鵑。又丈夫本是四方客。妾爲離愁心似結。公義私情不兩全。願君早向凌煙勒。又聞道滇南花草鮮。輸君日日醉花前。銀河若得鴉毛渡。竝駕仙舟聽採蓮。又纔經賞月時。又是菊花期。歲月看流水。人生遠別離。武侯祠壁間嵌小碑。上鐫繪像衣冠甚古雅。題云丁黼字文伯。石埭人也。宋嘉定初進士。有詩名。以忤史彌遠。出帥成都。賦錢入國。詩曰。正是朔風吹雪初。行滕結束問征途。不能刺刺對婢子。已是昂昂真丈夫。常惠舊曾隨屬國。烏孫今亦病匈奴。不知漢節歸何日。準擬殷勤說汴都。元人入蜀。公不屈死之事。聞詔諡恭愍。賜廟誕溪。有司春秋致祀。字畫適逸可愛。立此石者。名吳本義。不知何許人。長樂花枝葉皆如虎耳草。秋後叢生。盆盎閒開紫色小花。冬末轉盛。鮮麗可愛。居人獻歲。以此爲餽。名曰

時花。

任氏墓碑。予嘗搜之荆棘中。近見稗史載。任氏者。唐之尚書侯繼圖妻也。侯讀書大慈寺。因秋風起。拾得一桐葉。有詩在上。貯之匣中。後數年。方卜任氏爲妻。任見而驚曰。此妾書葉詩。胡爲在君手。詩曰。拭翠斂娥眉。鬱鬱心中事。搦管下庭除。書成相思字。此字不書石。此字不書紙。書在桐葉上。願遂秋風起。天下有心人。盡解相思死。天下負心人。不識相思字。有心與負心。不知落何地。

益部談資卷下

蜀道難。自古記之。梁簡文帝詩云。巫山七百里。巴水紆回曲。爲川東舟行。峽中作也。李白詩云。不與秦塞通雲煙。爲川北棧道作也。大都蜀道無不難。如上青天者。峽固險矣。而陸亦匪夷。如夷陵至巴東之陸程。則視棧道何異。是其難又在楚不在蜀耳。

過巴東一日。始抵蜀界。沿江而行。險覺稍減。巫山十二峯。從輿人指點。微見一二。遠插天外。

楚入蜀縣。首爲巫山。倚山俯江。官民高下而居。江口有神女廟。荒蕪不治。乃有司新移置者。舊廟在江干。離縣十里。聞亦頽廢。予令人蹋古碑。無有也。宋玉高唐賦。想隨襄王之夢逝矣。

楚宮僅存遺址。在巫山西北。楚襄王所遊之地也。黃山谷楚宮詩刻。所謂細腰宮。卽此。今竟覓不可得。

巫峽卽巫山也。與西陵峽。歸州峽。竝稱三峽。連山七百里。非亭午夜分。不見日月。水經云。杜宇所鑿。以通江水。圖經云。抗峰岷峨。偕嶺衡岳。疑結翼附。竝出青雲。盛宏之荊州記云。三峽中兩岸連山。略無闕處。重巖疊嶂。隱天蔽日。杜修可峽程記云。三峽謂明月峽。巫山峽。廣澤峽。其瞿塘灘瀨之類。不係三峽數。

趙文敏手書十二巫峰詞。昔刻于巫山。縣令尹厭其來索之煩。磨去。予僅于士夫家見之。

陽臺在巫山城內山頂。山不甚高。臺正平坻。荒煙野草。襄王神女不知何在。

三峽猿聲。古人題詠極富。予未舟行。不及聞。訊之馬元赤云。峽中兩岸最多。或三五爲偶。或百數十爲羣。

沿崖援樹不可勝數。惟亦未聞啼聲。

竹枝歌。唐劉禹錫、白居易皆嘗賦之。淒婉悲怨。蘇長公云。有楚人哀屈弔賈之遺聲焉。鶴林玉露載宋時三峽長年猶能歌之。今則亡矣。

夔卽古夔子國。宋王梅溪舊治也。四圍皆高山峻嶺。中橫江流一。對江之山。左爲赤甲。右爲白鹽。

巫山女子皆善吹簫。嫁時衆女子治具送之。吹簫數日爲樂。蜀中有此。毋乃神女之遺風乎。魚復卽夔地。謂鯉魚至此復回不上也。對城隔江。有魚復縣古址。

白帝城。離夔東五里。崇山巍然。另作一城狀。下卽西陵峽口。大江橫流。瀾騰澎湃。真楚蜀咽喉也。本朝設右所。官兵守焉。

城上舊建公孫述廟。後改漢先帝廟。以武侯關張配享。綽楔題曰漢代明良廟。後復有僧寺一區。宋陸務觀記云。有古松柏。及孟蜀時碑。與黃庭堅題石筍越公堂俱無一存。自關而東。卽子美東屯故居矣。

瞿塘。卽峽內江水深沈處。灩澦乃一石筍。樹兩峽之中。若青螺寶劍。插于鏡中波面。上下之險。信無逾此。俱在白帝城下。

灩澦大如象。瞿塘不可上。灩澦大如馬。瞿峽不可下。又云。灩澦大如襍。瞿塘不可觸。舟人以爲水候。總之夏秋不可行也。

峽口鐵柱二。不知是何代物。上鑄守關大將軍徐宗武等字。

峽口石上字多磨滅。惟一詩云。白帝城邊春草生。黃牛峽裏水波清。追思昭烈千年事。長使英雄氣不平。後書大元至元十九年。歲次壬午。鎮國上將軍四川宣慰使何公同男到此吟而已。

諸葛八陣蹟。在夔城者。江沙上碎石行列如引繩。春冬時見。夏秋沒于水。然江漲卽浮蹟。上數十丈。比退而陣石如故。子美詩有江流石不轉之句。

夔城無井。官府軍民咸取汲于江。雖治井亦不能貯水。府治後僅有一泉。自山巔流下。四時不竭。因而引入治內。鑿池以貯之。亦不能多分別派。

夔蓋蜀東門戶。然登後山城。中不一覽殆盡。前卽逼近江流。城內薪水。皆仰給城外。不知前人何以爲守。夔郡縣皆屬蜀。而衛名瞿塘。則屬楚。國朝犬牙之製如此。

白帝城上。僅元人一碑。亦不甚佳。餘皆今人詩字。

杜工部祠。在郡東數里。倚山俯江。云亦新創。祠中止塑像。其秋興八詩。近代雖有刻。字殊不佳。餘無足觀者。予置碑二。一刻公像及史傳。樹祠中。一大書唐杜工部遊寓處。樹道旁。

工部舊日草堂。在城東十餘里外。尙有遺址可尋。止一碑。存數字。題重修東屯草堂記。似亦元物。

城西開元寺。唐了休禪師道場也。國初張三丰與僧廣海善。寓于寺者七日。臨別贈詩云。深入浮屠斷世情。奢摩他行恰相應。天花隱隱呈微瑞。風葉琅琅詠大乘。密室晝閒雲作蓋。空亭夜靜月爲燈。魂銷影散無何有。到此誰能見老僧。竝留草履一雙。沈香三片而去。後海以詩及二物獻之。文皇答賜玉環一枚。千

佛袈裟一領。今猶置寺中。稱世寶云。解學士縉有寺中法堂記碑。

先主永安宮遺址。即今之學宮。先主所崩處也。諸葛武侯受遺命于此。

甘夫人墓。在府治內後山。前有二碑。字似被近世更改。吏卒皆能指點道之。

子美遊蜀凡八稔。自大歷元年春至夔。大歷三年去而之楚。寓夔之東屯西瀼者凡三年。得詩四百餘首。瀼者。土人謂山間通江崩流曰瀼。

夔譙樓上柱聯。即當用杜詩。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何等壯麗。俗人因諱悲字置之。

志稱有詩史堂。刻杜工部遺像。又有萬丈堂。取光焰萬丈之義。俱在府治內。今不可考。

郡齋望隔江羣山。尺咫七峰。分列若屏。朝暮之間。翠色撲人衣袂。予因取杜句翠屏。名署中小齋。

夔之香櫺。大而香。爲閩浙所無。亦有獅頭柑。佛手柑。皆可玩。

雲陽縣。即古雲安也。酒未見佳。纔傾一盞。即薰人之句。每過。高誦數迴。

雲陽對江山上。有張桓侯廟。香火頗盛。傳云。侯之首葬此。官舟過縣。必設牲醴望祀之。

萬縣。本漢胸臆縣地。隔江有岑公洞。寬敞如庭。室中有石狀如芝。儼人爲者。壁上多前代題識。洞前石碑林立。惟黃山谷楷書一通。學顏體甚佳。岑公。唐人也。爲仙化去。

出城渡河。有巨石亘生水面。呼曰天生橋。又曰天仙橋。石橫百丈。寬數十丈。平坦如削。下有飛瀑崩騰。如萬馬之聲。過之毛豎。予語越尹。當建二坊標其勝。尙未就。

丙穴在達州。出嘉魚。杜工部詩云。魚知丙穴由來美。是也。志又載雅州亦有丙穴。

梁山亦漢胸臆縣地。東九十里有泉。自山頂下注。東坡昔以飛練名其亭。嘉靖間守臣獻白兔。至此而斃。瘞之。因更建亭宇。故今稱之曰白兔亭。行山路既疲。坐聽飛泉百丈。十里聲不絕。誠長途一快事。勝覽也。又聞山上有洞。惜未及登。

黃葛樹。葉似桂稍大。團欒蔭數畝。冬春不凋。榦則臃腫。根皆蟠露土上。至于石崖之側。則全似不藉土生者。夔之梁萬最多。惜無材用。

竹鼯。太平東鄉皆有之。生于竹中之鼠也。形色俱類鼠。差大而肥。烹之。味與黃鼠無異。

郭公棊。嘗梓夔門三傳。名宦則諸葛亮、李靖、源乾曜、韋處厚、唐介、虞允文、王十朋、李浩、查籥、劉光祖、余應求、孟珙。鄉賢則屈原、李遠、廖彥正、楊晨、袁沔、青文勝、汪瀚、柳英、流寓則宋玉、杜甫、李白、寇準、張翥、邵雍、黃魯直、宋濂、惟武侯、工部、王梅溪。有特祠祀之。

何仁仲辭賦之業。士林聲稱籍甚。而不悉其有政事材。浮沈兩都。散署十許年。僅得判夔府。當事者一切盤錯。輒屬仁仲。應時批解。飭篋篋而遠苞苴。人皆嚴重之。居夔僅數月。督府置諸幕下。使佐成都守。攝華陽令。其最不易辦者。爲貢篋。仁仲費省而事集。兩臺及監司予上考。而銓曹漫然用左官律監之。余使使訊仁仲。仲遺一編書。曰益部談資。君望我意氣乎。臺中裝盡是矣。余發視之。則皆蜀故實。山川人物之勝。瞭然指掌。應接不暇。而時吐致語。靡靡可聽。余調仁仲。不聞沈休文之戲。朱彥和耶。年少何乃不廉。天下

唯文義基書。一時將去。仁仲以詞客兼吏事名。是爲姤媒。宦蜀三年。遂括蜀千古之美。英英斑管。纍纍錦囊。又何得不左官。人傳仁仲入都。面詰銓曹。左官坐何狀。曰不當以辭翰內交。仁仲言能爲辭翰者內交我耳。非我交人。曰贊郎何必辭翰。仁仲失笑。此自蜀人司馬長卿作俑。夫以辭翰內交。孰與以賄信如所云。長安輩上貴人。必不識一丁者耶。長揖而出。此語殊可爲談資。附之以資談者。南新市人李維禎本寧甫撰。